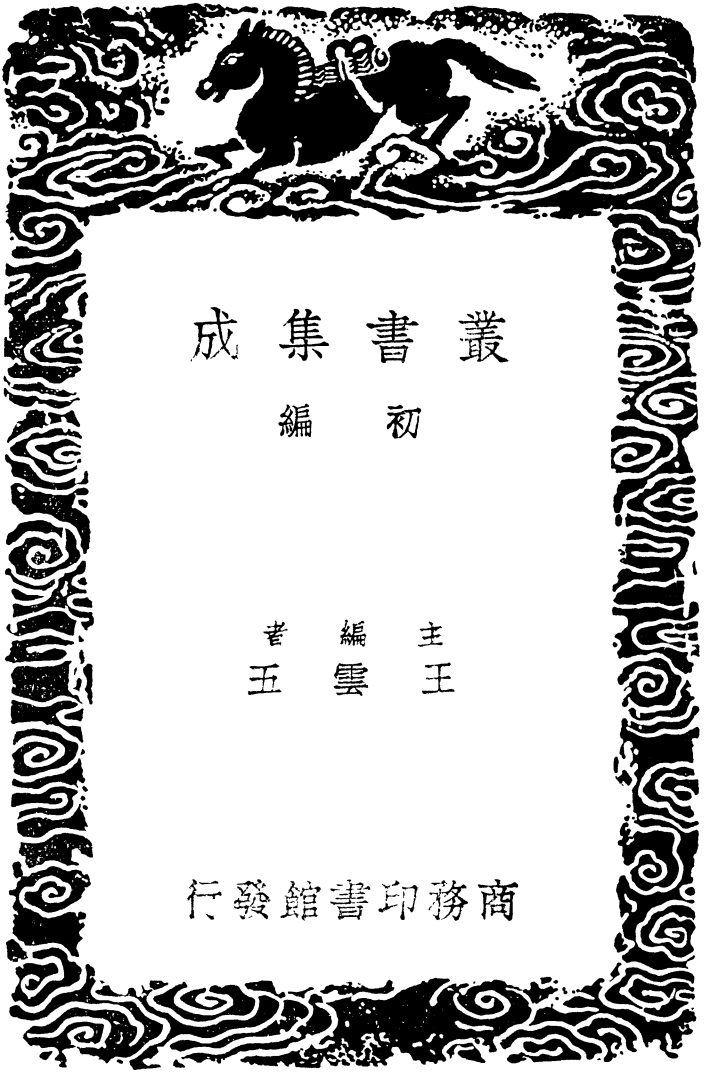
恥堂存稿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恥堂存稿

(一)

高斯得撰

本館據聚珍版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原序

宋季權臣柄政類惡直醜正故其賢人君子不得安于朝廷之上放棄江湖之間若恥堂高公爲時所娟嫉而天下後世以其人不用爲恨者也公鶴山先生魏文靖公外兄之子早年試會闈奉大對受告君指要于叔父終其身罔敢墜淳祐間繇學省以論時政詆斥嵩之既而愉腐相仍取敗者益甚屢以祕監召不起竭思誠辭根極事機寤寐矢之未嘗郵其私晚預廟議殫似道以夫人神之憤更以不容去位而亦無可爲者矣遯跡霅川飢不復療時則潛翰如劉伯宣瓜爾佳士常求一識面惟耆成人知訓至今人兩賢之。案劉伯宣名宣嘗爲同知浙西宣慰司事。瓜爾佳士常名之奇嘗爲僉浙西道提刑按察使事。二人竝元史有傳。此云求一識面。蓋宋亡後。斯得隱居湖州時事。公之仲子純彥韓孺甫居吳中與予同里巷者二十年竊獲闕所著述易詩皆有說諸史有抄杜佑通典有增損若孝廟實錄則嘗秉筆太史氏卒就遺編以自靖獻者也韓孺沒二子幼往之錢塘聞其客授以養母不墜家傳幸以書來曰吾祖存稿尚論之士儀圖之若詩篇奏疏已刊摹若干卷子實知吾家世盡敍其梗槩焉予拜受而敬贊曰廩廩乎屈原之離騷懇懇乎劉向之先見不幸而無一不驗矣先生之志亦足悲夫先生蜀人也坡公當熙豐變法時顯譏深刺犯難而不顧亦獨何心在當時君相猶或感悟耳迨崇觀後倡爲豐亨豫大之說雷同一聲豈無君子豈能忘其君進而諫之執其從退而諷切之執其聽哉沿今以溯古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春秋作要不過使人無以致其忠君愛國之心于是家國天下隨之耳

嗚呼。昔吾先正。其言明清。卽其所傳。有關于人心世道之故。人能不興起于是乎。蓋名山之藏。次第出矣。

龔璸序

恥堂存稿目錄

卷一
奏疏九首
卷二
經筵故事十三首
卷三
玉堂直日答問五首　書事三首
論二首　序五首
題跋三十二首
卷四
記十二首
卷五
說十首　銘五首
贊二首　雜著六首

卷六
五言古詩六十九首
卷七
七言古詩三十五首
卷八
五言律二十二首　五言長律五首
七言律二十五首　七言絕句十七首

臣等謹案恥堂存稿。宋高斯得撰。斯得、字不妄。邛州蒲江人。紹定二年進士。李心傳辟爲史館檢閱。遷秘閣校勘。累官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爲留夢炎所搆。罷官、予祠。宋亡。隱居苕霅間而卒。事蹟具宋史本傳。斯得父稼。端平間知沔州。與元兵戰歿。斯得能以忠孝世其家。其立朝謇諤盡言。惟以培養國脈。搏擊奸邪爲志。本傳載所論奏凡十餘事。多當時切要。今集中所存奏疏。僅及九篇。與本傳相較。已不能無所遺脫。然其于宋末廢弛欺蔽之象。痛切敷陳。皆凜然足以爲戒。至其生平遭遇。始沮于史嵩之。中厄于賈似道。晚擠于留夢炎。雖登政府。不得大行其志。舉凡憫時憂國之念。一概寄之于詩。雖其抒寫胸臆。間傷率易。用韻亦時有出入。而感懷紀事。要自有激昂沈鬱之觀。如西湖、競渡、三麗人行諸首。俱可補姦臣傳之所遺。雷異、雞禍諸篇。竝足增五行志之所未

備于宋末故事亦可以稱詩史矣案本傳載斯得所著有恥堂文集行世明葉盛菉竹堂書目亦有恥堂集七册皆不言卷數後遂亡佚不傳厲鶚撰宋詩紀事採摭極博亦無斯得之名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掇拾排次釐爲文五卷詩三卷用存其概而仍以元龔璛原序冠之于前至其宴趙尚書徐知院包知府樂語三首體近俳優殊非正格謹遵聖諭于刊刻時槩從删削焉乾隆四十四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　昀
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纂修官編修臣程晉芳

恥堂存稿卷一

宋高斯得耜

奏疏

輪對奏劄

臣頃者蒙恩.共貳禮闈.每惟此官.蓋古宗伯之屬.以佐掌邦禮爲務.職分所繫.至爲不輕.竊嘗日夜深思.欲于簠簋俎豆升降周旋之外.求爲補于國家之大政者而得其說.敢爲陛下陳之.夫禮者何也.天之經地之義.君人之大柄.天下之大閑.而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所謹以守其國者.故三代盛時.紀綱森嚴.法制明備.尊卑有分.貴賤有別.車服物采.各有等衰.天下之人.日由乎規矩繩墨之中而不敢踰越.以故民志一定.禍亂不生.憑藉維持.至于數百年之久.用此道也.周室既衰.禮制大壞.秦漢繼之.掃滅無餘.末流之弊.習俗薄惡.民人抵冒.諸侯驕橫.而漢法不得行.外戚顓恣.而大臣不得制.宦寺放縱.而朝廷不能治.漢之宗社.遂以陵夷.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以發憤慨歎.而孜孜于述舊禮明王制以救之也.我國承五季衰亂之餘.知天下之禍敗.原于禮制不立.故創業之初.立綱陳紀.爲萬世法.先儒程頤.論歷代之禮.獨以爲本朝大綱甚正.而司馬光亦謂大宋受命.太祖太宗.能立禮之大節.是以百年之間.教化興行.臣民軌道.凡漢氏藩臣閹戚壞國喪家之事.一皆無之.制度綱紀如此.聖子神孫.世世持循而弗失可

也。然臣觀自頃以來。祖宗典則之舊。寖以隳廢。壞法亂紀之風。漸不可制。竊爲陛下憂之。宮邸無故而妄求進秩。不問也。嬖寵恃恩而豪奪人田。不問也。戚畹葬理。過于侈汰。以溷有司。不問也。宦寺怙勢。頤指氣使。駕朝使而傾之。不問也。而宗藩之橫。則又甚焉。有縱恣輿臺。囊橐巨盜。而邀求內批以免死者矣。有嗾使僧卒伐人宰木。而踦籍官吏以求勝者矣。凡此數端。奸禮犯義。在崇觀政宣之間。固不以爲怪。而隆興乾淳之世。則未必有也。陛下其可恬然視之而略不加警乎。且上之人既已決隄壞防。而聽其所趨矣。而臺諫侍從給舍之臣。復無一人敢逆遏其橫流。至于都司。少有牴牾。則加以無君之罪。不旋踵而逐去。其于聖德。能不虧損乎。恃恩犯法之徒。能不踴躍而攘臂乎。政和間。諫官黃葆光上疏。請裁抑省吏。朝廷方爲施行。忽降御筆手詔云。于豐亨豫大之時。爲五季衰亂裁損之計。詔下葆光移符寶郎堂。後官醵錢入寶籙宮。作千道齋以報上恩。自是省吏之橫。不可復制。臣謂今日事雖不同。而紀綱陵遲。豪猾得氣。無以大異。政刑俱失。遠邇效尤。無怪乎民挺于敓攘。吏肆于豪奪。而略無忌憚也。臣願陛下思聖人爲國以禮之訓。而致行之。法三代之所以得。監秦漢之所以失。力守祖宗之法度。痛抑親昵之私情。毋使憑藉扶持之地。日尋斧斤。以至于衰亂而不可反。宗社之憂。其猶可及救乎。臣以禮爲職。言之及此。不識忌諱。惟陛下恕其狂僭。

案宋史高斯得傳。理宗淳祐四年。斯得爲太常博士。是時所上首云共貳禮闈。後云以禮爲職。當是官太常博士時所上疏。

案史嵩之傳。淳祐四年。嵩之遭父喪。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人。宗學生趙與寰等三十四人。京學生劉時舉等九十六人。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上書論嵩之不當起復。又劉漢弼徐元杰傳。淳祐五年六月。漢弼官左司諫。元杰官國子祭酒。四人皆羣卒太學諸生。相繼叩閽。訟其中毒。是疏中所云權姦。指史嵩之。所云師儒毒死。指徐元杰。當是

臣伏見陛下遍者加惠三學。既頒奎畫以責儒宮。復命學官。公舉經明行修氣節之士。聖意所屬。昭如日星。中外方鼓舞踴躍。以誦聖德。乃聞忽以小過。上觸霆威。至煩御筆。特申警戒。天語峻厲。聞者怛焉。雖其不自愛重。頗孤奬勸之意。然以醉飽罪人。恐非盛世之事。譏者皆謂聖度天寬。本無訶問之意。特一二邪臣（原註陳司業振孫等。）受託權姦。欲爲報仇。故乘機激怒而爲此耳。尙賴聖明。曲全事體。釋而弗竟。不然、豈不動搖局面而墮小人之計乎。夫政教未更之初。明倫一疏。爲羣言之首。國家否泰剝復之機。實嘉賴之。何可泯沒。自爾以來。指陳時事。類自切中。師儒毒死。則白發邪黨之陰謀。訟獄誕謾。則顯斥小人之姦狀。御史非人。則夜草叩閽之疏而求力爭。直士遭擯。則亟貽光範之書而求反命。凡皆以維持國是。摧拉姦萌。其有功國家如此。縱有大過。猶當加宥。況區區杯酒之失哉。且自昔人臣。雖有大罪。上之人猶遷就而爲之諱。如曰簠簋不飾。帷薄不修。固未嘗斥言之也。今明詔自親其文。曾不少加覆護。豈所以令衆庶見乎。臣願陛下以學校爲重。錄其大節。棄其小過。毋聽邪人溢惡之辭。遂生厭薄摧挫之意。庶幾多士氣節猶可保全。小人聞風。知所畏憚。其于國家大體。誠非小補。臣之職業。頗關學校。故敢縷縷言之。惟陛下擇焉。

應詔上封事（原註淳祐六年正月。時爲祕書郎。案篇中大姦嗜權。亦指史嵩之。）

臣竊惟日食之災。固非小變。其在今日。尤爲非常。蓋以歲言之。則適在丙午。國家陽九之會也。以月言之。則是謂三始。前代之所惡也。以日言則朔日辛卯。詩人之所醜也。凶哉參會。厥咎已彰。況未食之前。暗陰

累日霽于一朝。讙告曉然。不啻面命。既食之後。餘分逮闇。光不及還。諏之羣言。良非美兆。陛下克謹天戒。若稽舊典。豫思所以飭躬正事。擯塞大異者。罷元會而不講。避正衙而不御。卻壽觴而不舉。復下明詔。敷求盡言。聖心憂勞。羣下震恐。臣幸以虛薄。備數周行。懷欲効愚。久矣。敢不奉詔而悉陳之。臣伏覩陛下斥去魁孽。更新大化以來。夙夜剡厲。欲以懲革曩弊。改紀庶政。非不至也。然行之踰年。課其成效。茫若捕風繫影。曾未有以小慰海內之望。臣竊惑之。大姦嗜權。巧營奪服。將以遂其三世執命。包藏睥睨之志。陛下惕然覺悟。奮獨斷而退罷之。是矣。諫憲之臣。交疏其惡。或請投之荒裔。或請勒之休致。或議奪其麻而壞之。陛下苟行其言。亦足以昭示意嚮。渙釋羣疑。顧乃一切寢而不宣。歷時既久。人言不置。然後罷勉傳諭。委曲誨姦。俾于襲絰之時。妄致掛冠之請。因降祠命。苟塞人心。抱擁存全。如護拱璧。夫以蔡京之去。俾之謝事。又削其十一官而謫之杭州。凡有鄉里嫗姬比爲死黨者。如宋喬年、葉夢得、林攄之徒。悉皆逐去。不得親近。人謂上意堅定。不可回奪矣。曾不三年。復還相位。窮凶極惡。以階政宣之禍。今罪與京埒。而罰不傷其毫毛。又有姦人貪其重賄。怵其甘辭。于密勿之際。日夜乘間伺隙而陰爲之地焉。是以訛言竝興。善類解體。謂聖意之難測。而大姦之必還。莽卓操懿之禍。將有不忍言者。臣竊爲陛下凜凜也。皇嗣未建。國本久虛。頃歲以來。言者唇腐齒落。不知其幾疏矣。陛下始而玩。中而疑。終而諱焉。英宗之選育也。仁廟春秋二十有六。孝宗之選育也。高廟春秋二十有五。雖未正名號。而聖意固已定矣。陛下之年。視二祖何如也。顧優游不斷。未有專屬。非玩歟。羣臣立長之論。雖涉乎嫌。然皆發乎忠誠。非有他也。而陛下深怪其說。

非疑歟。近者一二小臣論奏及此。竊聞宣諭宰執。咎進言之煩。非諱歟。自頃以來。諸臣杜口矣。日悟月邁。罅隙不塗。安知無如定陶賂遺後宮。求爲漢嗣者。天下、祖宗之天下也。陛下受之。將以傳諸萬世。其可牽于私係而不以大公至正之心。早正而素定乎。大臣者。貴乎以道事君者也。今也獻替之義少而容悅之意多。知恥之念輕而患失之心重。內降所當執奏也。則不待下殿而已行。濫恩所當裁抑也。則不從中覆而遽命。揣上之不嚴于絕惡也。則進其餘黨而嘗試。意上之追仇乎盡言也。則擇其甚者而排詆。嫉正而庇邪。善同而惡異。任術而詭道。樂媮而憚勞。凡其過失見于羣臣之論奏者。固已不少。陛下暮年之間。虛心委寄。所責者何事。而其應乃爾。無怪乎望治之勤而收效之遲也。臺諫者、所以主持公是者也。祖宗之時。言入輒行。無所回撓。將以養其氣也。比日以來。厭其強聒。求以箝之。乃有所謂宣諭者焉。權凶逸罰。交章請罪。則諭止之。扈帶私授。抗疏論列。則諭止之。且陛下以此官爲何官耶。蓋明目張膽。立于殿陛。以與天子爭是非可否者也。顧可諭止之乎。諭之其可止乎。王十朋有言。紹興末。臺諫奉行天子風旨。有宣諭使言者。有宣諭不得言者。臺諫之職。言不行則去。其可受宣諭乎。臣謂今日之病。何以異此。摧其氣。挫其銳。則精神風采。亦日銷月鑠而已矣。陛下果何便于此。侍從者、所以論思獻納、補闕拾遺者也。祖宗以來。蒐覽俊乂。列布禁塗。朝廷一有闕失。言語議論之臣。交唱迭和。圖維正救。是以事無過舉。今也班聯寥落。虛位孔多。職業隳廢。氣象衰薾。國有大事。言之而無助爭之而無黨。政之多粃。抑此之由。謂當世之士。果無足以充是選乎。則極論綱常。一斥不復者。其人也。執憲端平、拚除非類者。其人也。疏陳三漸。力排閹戚。

顯勁二姦肅清宮禁者又其人也若此數人漢廷公卿孰有出其右者誠能聚之本朝豈不足以折羣邪而奪之氣今也或棄之而不召或召之而不力天子嚴憚而不復東記大臣觀望而不敢薦延望實之不收乃徒謂人才乏使而目前之苟可以充數豈可厚誣哉刑賞者國之紀綱也賞公則人知勸刑肅則人知懼人主所以御天下者惟此二柄而已其可使之私且褻乎貴介怙親第賞重複西垣駁正遂非不省恩舊千澤汙玷郎闈琱闥塗歸而終置不問賞不私乎近臣毒死謀出權姦國人戶知賊豈難得發姦摘伏者非但失職又囊橐之典獄訖威爰書誕謾敕牓掛壁跡捕渺茫朝廷弗竟也三凶流竄令非不嚴乃有廋伏近畿狎玩國法州郡故縱曾不誰何搢紳傳言相與憤惋舜之流四凶族曾不如此刑不褻乎兵財者國之大政也治兵莫大于謀帥理財莫先于節用淮闔巽懦擢自權姦趨向既邪緩急難倚今縱不能選威望臣以代之見大夫之中豈無可任遷延歲月重于易置豈非憂邊思職者之過乎敵窺南徼事已數載邊臣交奏日駭聽聞夫敵之往復誤我者久矣而廟堂之上將信將疑應接常緩飭兵衞峙糗糧結邊丁撫夷落繕障塞明斥堠非知兵者不能辨也乃蹈常襲故不急擇才臣以畀之萬一邊境不支北騎奄至自嶺以南無復橫草之備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軍政以闕孰大于此國家版圖數年以來蕩析幾半承平用度不損圭銖譬如衰敗之家產垂盡而費如昔雖不困不可得已邊陲久戍饋餉日繁鹽滯楮窮國計大屈此何時而土木不休好賜無藝白鶴新宮斧斤之聲未絕帥臣賜第版築之役將興聞之道路又謂宮掖之間案明禮之舊比責幣帛于版曹貢篚之地既虛至乃輒移他幣以應命由是而推

橫費侈用。外廷所不得知。有司所不得會者。可勝道哉。邦財之蠹。孰大于此。陛下臨政願治。非不焦勞。而如前所陳。無一嚮志。可不思其故歟。蓋自端平親政以來。號曰更化者屢矣。然其所謂更化者。不過下一詔書。易一宰相而已。至于大化之本。關乎氣運之盛衰。治道之隆替。當更而不更者。則固未之思也。本者何。非陛下之心乎。陛下未明求衣。寒心銷志。見于視朝聽斷之時。親近儒臣。詢訪得失。見于旃廬從容之際。雖堯舜之兢業。文武之憂勤。不是過也。然閭閻小人。妄議聖德。或爲謹獨之地。立意之未誠。燕閒之時。窒慾之不固。貨利。蝕吾之明者也。而不殖之戒未嚴。大姦覬還。私獻絡繹。相位偶缺。多藏交營。君臣之間。相覬以貨。相賂以利。此桓靈汙濁之事。豈盛世所宜有哉。至于便嬖側媚之人。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者。尤足以爲清明之累。腐夫巧譖。而使傳幾搖。妖蠱外通。而潛開邪徑。陰姦伏蠱。互煽交攻。陛下之心。至是其存者幾希矣。夫陛下之心。大化之本也。不于是乎洗濯磨淬。力思所以更之。乃徒立爲虛言。亡實之名而謂之更化。此天心之所以未當。而大異之所以示警也。雖然。是心之非。更之雖在陛下。而格之在臣。陛下斷自宸衷。竝建二相。所以責望之者。特簿書期會之故。錢穀甲兵之間而已。繩愆糾繆。陳善閉邪。蓋將以爲澄源端本之地也。舍是不圖。而汲汲于末流。豈足以爲賢相哉。必力定國本。如韓琦挾孔光傳以悟上心。而犯顏逆指非所懼。必決去小人。如司馬光所謂天若祚宋。必無此事。而挑怨蹈禍非所恤。必止絕內降。如杜衍之積至數十連封面還。必裁抑嬖僥。如陳俊卿之面賀上前力去淵觀。其能及乎此也。則陛下以此望之。庶乎言動造次。交警迭規。涵養薰陶。潛感密悟。必使人主一嚬一笑之間。無往而不中其

度焉。夫如是而後大臣之責盡。大臣之責盡而後陛下之心正。陛下之心正。而天下之事。始可次第而理矣。孟軻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陛下誠能銷變弭殃。以彰更化之盛。則孟軻所謂更者。盡亦反其本矣。臣西南寒儒。頃以庚子冬雷。應詔上封事。乞陛下擇才竝相。以是忤史嵩之。流落三年。不自意得逢陛下。更新大化。再玷周行。目覩歲旦日食之異。敢不奉明詔。吐其狂愚。狂瞽干誅。惟陛下幸赦。

直前奏事　原註。淳祐十二年七月。時以祕書少監兼侍立官。

臣待罪蓬山。錄錄無補。陛下過聽擢之攝承記注。辭不獲命。日夜思維所以稱塞者。就列之初。適觀國家有非常之異。職分所在。敢不皇皇汲汲。卽爲陛下言之。臣竊見六月以來。饒州、衢婺、台處、嚴陵、建甯、南劍、邵武諸州。同時大水。敗壞官寺屋廬。流殺人民。以千萬計。父老咸謂數十百年所無。此非小變也。陛下可不惕然警懼。推原致之之由。求以撼塞之乎。臣觀漢儒言災異。謂有某事則有某應。皆爲必然之理。故人或不之信。然本朝大儒程頤、蘇軾、朱熹。謂感應之理甚精。其說不可盡廢。廢之則人主忘警戒之心。臣今採摭漢儒所論水災之應。驗諸當世行事。蓋眞有若合符節者。試枚舉而陳之。漢儒謂政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今盛夏之月。土木橫興。毀徹民居。妨奪農務。窮晝極夜。不得休息。百姓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致異招災。莫大于此。舉動逆時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漢儒謂辟遏有德。厥災水。水流殺人。說者謂辟、君也。人君壅遏有德。使不見用。卽水災應之。今在外之臣。

固有嘗嬰逆鱗一斥不復者有顯劾權姦久而不召者當侍從卿監班列一空之際悉招徠之以補處可也而宿疑未化開悟維艱至于詔旨所趣命召所加則不過一二朋邪貪刻之人而已有德壅遏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漢儒謂道人始去湧水爲災道人者有道之人也今陛下招延衆正列于有位天下方以慶歷元祐之治望之而因以小人輕蔑學校使師儒望士力爭而去若不甚惜比日以來復聞小人有欲陷正臣以變時事者一網盡去有其兆矣善類孤危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漢儒謂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雨殺人今陛下寬仁出于天性而草茅叩閽或觸黜隸之辟事爲創見聞者驚疑至于州縣之間冤獄孔多而輔郡殺士尤其著者道路流傳莫不切齒內外臺臣以其肺腑噤莫敢言陛下深居九重亦嘗知其事乎乃若誅罰所當加者莫垓榮若也則反擁護存全不傷毫髮刑罰絕理若此水安得而不應乎漢文帝後三年藍田水出流九百餘家壞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漢儒謂是時匈奴犯北邊殺略萬餘人故有水災之應往歲之冬寇入淮西大掠而去其所殺者奚翅萬人創殘之餘民氣破傷官吏侵漁冤苦無告邊民失職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元帝永光五年大水壞鄉聚民舍及水流殺人漢儒謂是時帝違古制刑臣石顯用事故有水災之應比年以來刀鋸之餘氣焰日熾士大夫無恥者赴壑投林倚爲內主而郡邑瑣細之訟亦復漁獵以瀆聖聽發命不衷吏道多雜職此之由刑臣用事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凡此六者非臣臆說質之往牒攷之時事信而有徵至不誣也陛下安得視爲偶然而不急圖所以銷弭之乎今避殿減膳罪己求言既寂無聞所以寬恤詔書辭氣平緩殊無哀痛惻怛之意二府引咎歸

政之虛文猶不知改至于處置救災恤難之事若存若亡未聞有慨然以納溝由溺爲己責如救頭目繫而圖之者此臣之所以甚惑也程頤有言天地之間有感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爲應今災變如此忽而不圖臣恐感應反覆殆無終窮不至于大傷敗不已況陰盛陽衰蓋昭然兵革盜賊小人將起之徵而于五勝之運尤我國家之所甚惡者乎臣願陛下深思天戒采用臣言亟下求言之詔博求塞異之方必先罷新寺土木必速反忤旨諸臣必遏絕邪說主張善良必謹重刑辟愛惜士類必加惠邊民救其死亡必抑遠倖臣絕其干撓信能行此六者不惑不疑則天怒庶乎其可回和氣庶乎其可召矣雖然臣復有愚見懷欲吐露已久今天時人事如此其敢復有隱忍不爲陛下言之臣觀漢成帝時災異至衆劉向告以銷弭之術始終不過以和爲言其論治世之事曰衆賢和于朝萬物和于野朝臣和于內萬國驩于外曰諸侯和于下天應報于上其論衰世之事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禍殃自此始曰朝廷膠戾乖刺災異數見蓋反覆言之至爲深切而又以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之說終焉若向者亦可謂能銷弭災異矣今陛下更新大化勵精思治所望于二相者何如也協恭和衷訓戒勉勵非不諄切奈何纖芥之隙不杜佩劍之風寖成讒人交亂其間將至不可復合夫輔佐人生變理陰陽何等職分顧不以皐夔濟濟相遜者自勉而甘心于衰世背戾之風然則乖氣致異涌水爲災二相安得不自任其咎乎臣願陛下因天災之可畏明以利害申諭二相使之各棄細故戮力一心以濟國事以回天意二相和則衆賢和衆賢和則萬物和如此而猶有變異以爲明主之憂臣不信也臣憂愛之深愚戇妄發惟陛下幸赦

臣伏覩御筆以諸郡水災。分命朝臣體訪被災輕重。宣布德意。且令有司給降錢米賑濟。仰見聖天子憂念元元。不遑甯處之意。然臣謂近年以來。所在常平義倉。例多羽化。況當水毀之後。儲蓄抑又可知。若令有司專仰此以充賑給。必成文具。竊見仁宗皇帝慶歷八年河北水災。特出內藏庫錢帛令三司轉漕斛斗賑贍。嘉祐元年。河北復被水。出內藏庫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賑貸。神宗皇帝熙甯元年。詔三司支錢五十萬貫。賜河北轉運使。應副水災諸州支用。以免科擾民間。孝宗皇帝乾道元年。浙東西水災。蠲免百姓身丁錢絹。于內庫細支撥還戶部。以充軍用。祖宗愛民之切。于有司賑給之外。又捐朝廷內帑錢物以助之。實惠及民。不爲空言。所以人感心悅。天意易回。雖然。此非祖宗已然之事。亦陛下之所親行者。紹定二年。台州大水。命常平使者葉棠移治經理。發豐儲倉米十萬石。封椿庫錢五十萬貫。以充賑濟修城之用。是時楮價四倍于今。計五十萬爲今二百五十萬。視三祖所捐。蓋有過之。今被災之地既廣。舊比固當悉拨。然亦安可漠然視之。而徒責之諸司州郡乎。臣竊料陛下痛傷赤子死亡。未必不欲捐緡賑之。特大臣每事蓄縮。逆畏陛下或有所靳而不敢言耳。且紹定賑台之事。彌遠猶能行之。曾謂二相之賢。而獨不能爲之乎。夫居鈞軸之地。遇國家大災變。拘文牽俗。躊躇顧慮。不能稍稍度外行事。以慰天下之心。而曰國力方屈。吾爲朝廷惜費。殆不得謂知務矣。臣謂三使者之行。當各以二三百萬緡自隨。所至酌量被災輕重均濟。近郡又當兼給以米。庶幾實德宣布。可以轉災爲祥。朝廷

每造一宮。建一寺。其費動以數千萬計。若捐百之一二。以活十州數百萬生靈之命。其爲福田利益。蓋有大于宮寺者矣。陛下若以臣言爲可採。伏乞睿旨降付三省。疾速施行。

轉對奏劄

臣比因水災。直前奏事。冒進瞽言。聖度如天。不賜誅斥。在臣愚若可以止。適當轉對。義不容默。是用再披心腹。極陳于前。惟陛下垂聽焉。臣竊見自諸郡大水以來。廷紳有奏疏上封言得失者。方諸盛明不諱之朝。未及百之一二。已聞或者惡其讙譁。指爲已甚。邪說乘之。遂謂空言、徒亂人聽。無補國事。此說一行。其禍足以亡人之國。臣安得避空言之名。不爲陛下分明之乎。夫所謂空言者。謂其高談闊論。遠于事情。援諸古則不合。施于今則有害。如戰國橫議。如西晉清談。若是者信無補也。今諸臣之言。上則切劘聖主。下則砥厲大臣。內則摧壓姦邪。外則銷遏寇虐。蓋書所謂乃言底可績。詩所謂我言維服者也。而顧以爲無補于實政乎。夫皐陶之言雖惠。非帝舜底于行。則無以致泰和之治。傅說之言雖良。非高宗聞而行。則無以成中興之功。今也言不悖于皐說。而陛下不能如舜高宗之行。不惟不行。又從而咎之。言果何罪哉。且諸臣之言。其切劘陛下也。謂敬畏不可不存。謂貨色不可不遠。謂國本不可不正。謂大倫不可不厚。謂大臣不可不信。謂政本不可不一。謂臺諫不可不擇。謂輔相不可不和。謂任賢不可不堅。謂去邪不可不力。謂土木不可不罷。謂用度不可不節。謂戚里害民不可不戢。謂宦寺撓政不可不懲。謂凱、必昂、英諸賢不可不召。謂垓、榮、與簒、怙惡不可不罰。謂黜隸草茅之失、不可不悔。謂輕蔑學校之罪、不可不正。莫非可行

之言也。設盡行之。則堯舜禹湯之聖不是過矣。而陛下亦嘗用一言于此乎。其砥厲大臣也。謂君心之非。不可不格。謂內降之命。不可不還。謂開忱布公。不可不廣。謂辨別邪正。不可不明。謂協恭和衷。不可不務。謂分朋植黨。不可不戒。謂鄉曲之私。不可不克。謂功利之徒。不可不遠。謂器使人才。不可不當。謂振拔淹滯。不可不公。謂天災流行。不可不畏。謂下情壅閼。不可不通。謂小人之類。不可不絕。謂師儒之去。不可不留。謂去惡之心。不可有所私繫而不用。謂進賢之道。不可有所觀望而不力。亦莫非可行之言也。設盡行之。則皐夔周召之賢。不是過矣。而大臣亦嘗從一事于此乎。夫諸臣之言。如布帛之必可衣。穀粟之必可食。用之則治。舍之則亂。斷斷乎不可易也。今一切以爲空言而莫之省。不知舍是將以何者爲實言實政乎。抑臣聞之道路。又以爲今日之病。在于人主無用言之實。大臣無受言之量。無用言之實。其末必至于玩諫。無受言之量。其末必至于罪言。玩諫固不可。罪言則趣于亡也。如水之就下矣。故必聖主充容納之美。而進于用言之實。賢相絕忌諱之心。而拓其受言之量。夫如是。則諸臣之言。皆見于用。何往而非寔政乎。昔孝宗皇帝勵精爲治。總核名實。羣臣進說。多見施行。當是時。百官輪對。翼日必命宰臣進呈。擇而行之。一時善政。多出于此。廷試居下列者。命詳定官節錄論利害事實處。類聚以聞。以廷紳之言爲未足也。謂前宰執侍從。亦有獻納論思之責。已見利病。聽非時聞達。欲以知州縣民情。若是者。可謂有用言之實矣。故臣願陛下以爲法。王安石之爲相也。不恤人言。甚至于加罪。司馬光論青苗。則退司馬光。蘇轍論條例司。則逐蘇轍。劉摯論助役。則謫劉摯。蓋其末相也。嘗有詩曰。爲客當飲酒。何預主人謀。及其爲相。力行

此詩故深惡人議其失若是者可謂無受言之量矣故臣願大臣以爲戒今天下大勢剝爛蠱壞無一事堪舉目獨言路一脈如縷不絕是乃國家之元氣也主張扶植猶懼不振奈何又加詆訾而沮抑之乎或者徒疑諸賢之來不過譟譟騰口一闔而去不知于國于身一切不恤而妄求詭異之名自非大狂躁之人何至如此而可以是例目之哉臣謂空言之說好名之語皆設罻羅于國中欲一網君子而盡去者也其言最易入其禍最難言願陛下如淫聲美色以遠之而毋輒惑焉此君子去留之機國家安危之候不可不深留聖慮者也臣屢觸天威無任隕越惟陛下幸赦

留趙給事奏劄

臣伏覩御筆趙汝騰除翰林學士陸德輿兼給事中除目一出人情震駭以爲汝騰在瑣闥僅兩月凡所繳駁皆國家大事君子有所依小人有所憚一旦隆以虛名奪其要職事出匆遽莫知所由或謂陛下朝逐徐霖暮奪汝騰之職蓋以汝騰嘗屢薦徐霖而霖所恃者惟汝騰故疑霖補外必爲汝騰所繳遂先事而移之若果因此臣竊以爲誤矣霖數年前頗有時名汝騰薦之亦未爲過但其再來遂負虛驕之氣傲睨一世自以人莫能及至于因講學異見攻詆蔡抗王佖等爲姦人昌言于君父之前則無忌憚甚矣汝騰亦知其狂且見天語峻厲霖猶未去與臣亟至其所居趣之使出霖始踉蹡肩輿而去臣居與霖隣實目見之以此而觀霖命至瑣闥汝騰必不駁之明矣或謂汝騰徙他官非由霖故自以繳駁諫章所論祉倉等事因欲陛下出之于外而陛下欲兩全之故徙汝騰他職若果出此臣尤以爲不可夫邪正是非天

下自有公論。而汝騰所言葉大有之姦。有無亦何可得而欺者。陛下但當問其言之是非而去留之可也。若不辨黑白。但欲嗾以好官。使之薰蕕竝處。汝騰行己有恥者也。其肯道不行、言不聽、而包羞忍恥以就華職乎。是則名曰遷而實逐之也。且陛下更新大化。名曰收用諸賢。其實皆置閒曹。徒爲觀美。獨汝騰粗居要處。得行其志。宗社所賴。惟此而已。一旦驟奪其職。付之柔佞拱默之德輿。使汝騰以一世之望。宗老之重。飄然遠引。陛下遂亦棄之有如弁髦。中外聞之。必大驚怪。以爲朝廷局面轉移。國事至此。賢者力爭而去。小人踴躍增氣而來。蓋理勢之必然者。豈不搖動四方之人心哉。臣言及此。非敢求名。非敢爲黨。蓋赤心血忱。深痛陛下改紀僅數月。而初意遽變。已有土傾瓦解之氣象。淪胥以敗。特在旦夕間。故不自知其言之狂至于此耳。臣願陛下以宗社生靈爲念。毋蹈係小子失丈夫之戒。亟以封駁之職。復還汝騰。使之有辭復留。以繫人心。以安國步。不然臣汝騰之所薦也。又頃者使還入對。首言吏化機括。惟在五六臺諫。而非其人。是以妄議臺諫者也。當與同去。其可獨留。伏乞奮自神斷。併賜罷黜。臣雖沒齒田間。其甘如薺。干冒威顏。不勝俟罪之至。

輪對奏劄 原註：六月六日時爲著作佐郎。

臣猥以菲材。濫竽東觀。每懼尸素。無補秋毫。茲幸登文石之陛。以望清光。敢輸翼翼之愚。少殫忠報之分。惟陛下垂聽焉。臣嘗靜思當時之故。竊以爲關乎宗社之存亡者。不一而足。陛下神明之慮。既有所遺。而二三大臣。復皆視爲故常。莫有赤心血誠、身任其責者。是以大化雖更。羣賢雖聚。而天下之勢。反日越于

危亡而不可救止也且今日關乎宗社之存亡者陛下亦知之乎姦邪有復出之憂強敵有必至之勢國計有將敗之虞三者其機已兆其形已成大臣分任其責汲汲以圖之猶懼弗濟而可漠然不痾瘝其身乎權凶去位以來所締結者莫不壞散所排斥者莫不收用攻訐之疏多見施行朋比之儔悉就流竄戚里之與爲嫺婭者又奉詔而停婚上心若堅定國是若昭然士大夫皆舉手相賀曰自今其無反覆之憂矣臣竊以爲未也何則內庭之耳目故在而外邪愈急于窺覘都城之巢穴未破而姦朋猶存于依據帷幄之臣邪正混淆固有覘顏候色援助小人如鄭居中之主蔡京諫憲之任忠佞錯糅固有柔邪深險默伺時變如楊畏之主章惇在廷百執事出死力以排姦者百無二三希後福而中立者十蓋八九甚至陰持異見以力沮草茅之公議陽附善類而甘爲權孽之私人指目昭然有不可掩嗚呼國家之多釁如此非宰相之責乎夫成周冢宰以正百官爲職者也而王之六宮亦統焉今羣臣龐雜甚矣宰相所當別其淑慝爲上一分明之至于宮禁奇衺黷貨外交人言籍籍豈可坐視而不之問顧乃幷包兼容之意多別邪辨正之慮淺憂讒避謗之心重而前邁往之志微遂使衆臣爭衡大權旁落養成積輕之勢以啓窺覦之漸是得爲知其職分矣乎罅隙之不塗幾微之不察一切以虛心無我之道待詭譎變詐之人蹊術既熟羽翼既成不幸變故乘之上心一移凶渠立至使宗社有淪亡之憂衣冠遭魚肉之禍生靈罹塗炭之阨當是時也雖潔身以去其能逃萬世之清議乎故姦邪有復出之憂宰相之責也數年以來敵攻雲南傳聞日駭荊蜀廣右所奏略同聞其將師最能行兵批汴擣蜀咸襲其背則兵出奇道蓋其常能無足怪

者廟堂之上雖尙致疑而宥府之臣蓋嘗論建今旣任主兵之責矣則向之所陳固當力守而速圖之且其所謂命蜀帥撫結諸蠻邀截障蔽命廣帥駐邕州守控扼險阻者陛下亦旣亟從其議矣今閱數月蜀之所撫結者何族廣之所控扼者亦何地招募戍卒孰任其事聯結峒丁孰尸其責遣使以訪境外之事終何所聞易帥以任經理之寄果何所就夫古之大臣圖事揆策不爲空言發盧出謀動有成效不以敵國緩急爲作輟不以人言有無爲勤怠今旣以知軍容萬里之情見推于天下矣及至謀人之國任人之事當存亡關繫之秋無始終負荷之志悠悠泛泛自同衆人陛下專屬之意固如是哉且臣近者聞諸上流閫幕以謂大理久已降敵而朝論方在疑信之間可爲痛哭幕府之言必有自來不識是說也閫帥嘗以白于廟堂否乎萬一有之而閫帥不以告二府不及知則亦誤陛下之任使矣夫以知兵之臣居本兵之地而又專任主兵之責疆事安危衆所交屬乃令敵人謀我而不思所以待之危機將發而不圖所以救之一旦鐵騎長驅電發焱至江沱之門土頃瓦解任事之臣甯得不執其咎乎故強敵有必至之禍主兵大臣之責也國家版圖日蹙財力日耗用度不給尤莫甚于邇年聞之主計之臣歲入之數不過一萬二千餘萬而其所出乃至二萬五千餘萬蓋鑿空取辦者過半而後僅給一歲之用其取辦之術則亦不過增楮而已矣嗚呼造幣以立國不計其末流剝爛糜滅之害而苟焉以救目前之急是飮鴆以止渴也豈有爲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陛下愍國計之屈分命大臣顓領其事蓋將使究本末源流而圖維變通之術也固當會出入之大凡察盈虛之至理破苟且之弊習爲經久之遠圖今也不惟理之無術

而反耗之日甚。大農經用。廩廩不繼。額外創給。日以益多。大兵之勞。不詢之有司。一日之間。而頓增三十餘萬。淮蜀制臣。以科降爲請。則一捐亦各于數百萬。其他凡所饋給。視舊悉增。夫軍旅之費。誠不宜惜。然不度其力。不慮其終。豈不甚乎。且理財無他道。亦曰去其蠹財者而已矣。蠹財之大者。莫若軍旅。而宮掖次之。今江淮荆蜀。符籍半虛。主帥務私資爲囊橐。根株盤結。未有能窮其姦利而一清。今主財之臣。亦嘗以覈軍旅之實爲請乎。六宮橫費。浮淫百出。羣奄羽化。要索無藝。嬖寵祈恩。賜予日繁。外庭不敢問。有司不得計也。今主財之臣。亦嘗以省宮掖之用爲請乎。濫費之不節。宿蠹之不除。乃徒張官置吏。日事紛更。緣飾美觀。隳紊體統。使才名之士不容。而嗜進之士得售。國家用度。日以不給。蓋有如賈誼所謂大命將傾。莫之振救者。臣不知何以善其後乎。故國計有將敗之虞。主財大臣之責也。夫姦邪能覆人之國。能亡人之國。而財用空竭。猶之血氣凋耗。亦足以斃人之國。有一于此。已可甚懼。況三患交至。而無人焉以任之。可不爲之寒心哉。且是三者。本皆宰相之所當總。執政之所當預。而非可以分任者。亦既謀之不臧而分任矣。則職分所在。可得而辭其責乎。雖然。臣又竊有疑焉。何則。二三大臣。責任雖不同。而心不可以不同。側聞廟堂之上。同異寖彰。道路傳言。抑難深信。然國論未固。窺伺孔多。纖芥一開。何事不有。目前百怪。且將舞鮫鱔而號狐狸。禍亂相尋。往往出于衆人之所易。宗社之憂。又豈特一去位之姦而已哉。故以人才言之。執政當進其可進。而不必望其爲助。宰相當用其可用。而不必疑其植黨。以政事言之。宰相所當謀諸同列。毋獨運以貽自用之譏。執政所當告諸長官。毋專達以取侵權之誚。如同舟而期于共濟。如共

車而主于能行。夫如是。慶歷元祐之治。雖未能以遽致。紹聖元符之禍。尚庶幾其可紓乎。然而臣尚有說于此。請得以終陳之。夫職分之不盡。心志之不同。二三大臣信有罪矣。待遇之未誠。信任之未篤。愚臣妄謂陛下亦有過焉。何則。嘉祐之定國本。任其責者。韓琦也。今陛下以爲家事而獨謀于左右之嬖御。元祐之擇臺諫。預其議者。司馬光也。今陛下懲創太過。而專決于寵幸之從。臣伸國法以繩橫恣。廟堂之責也。卒厭于威命而中輟。內降以抑僥倖。宰相之事也。竟屈于宣諭而奉行。彼居其位而不得行其道。方赧然以冒其所愧。又安能展布四體。以志伊尹、周公之事業哉。臣願陛下推誠以待之。虛心以任之。毋以小謀大毋以內圖外。而使大臣得以粗伸其志焉。如此而猶職分之不盡。心志之不同。以負任使。則天下之責。固將歸之而不貸矣。臣出位有言。無所逃罪。惟陛下幸赦。

彗星應詔封事 案宋史理宗本紀，景定五年七月甲戌，彗星出柳，是賈似道擅政時。

臣伏覩七月初六日。以彗出柳星。許中外臣僚直言時政缺失者。臣一介妄庸。受性愚直。淳祐末。襆蒙陛下擢貳蓬省。攝承記言。竟以遇事妄發。得罪而去。已而朱熠、沈炎、何夢然之徒。相與捃拾。坐廢十年。自分此生。永訣聖代。無復一言。關于陛下之聽矣。不謂垂死之年。乃承罪己之詔。諄勤懇惻。導之使言。臣目覩皇上震恐。大禍將至。其敢畏避權勢。不罄其所懷以負聖明乎。謹瀝血忱。以羣臣所必不敢言。陛下所必不得聞者爲獻。惟陛下幸聽。臣謹按國史。徽宗皇帝崇甯五年正月戊戌。彗出西方。光芒長十餘丈。徽宗大懼。日進蔬食。每夕焚香涕泣。至數百拜。星沒乃止。于是慨然深照蔡京之姦。不由人言。奮自威斷。卽日

罷其左僕射。凡京所爲政事。一切罷之。除毀黨碑。凡元祐姦黨指揮二十項。悉從蕩滌。停罷補注方田。廢三衙。徹圜土。更學法。復科舉。罷後苑製造。蠲六尚貢物。以至茶鹽錢法。竝照戶部議改。內外百姓。歌謠鼓舞。溢于塗巷。近世以來。以實應天。精切勇猛。未有過于此者。後嗣安得不取法哉。陛下數年以來。專任一相。心虛委已。事無大小。一切付之。果得其人。宜乎天心克享。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矣。而庚申以來。大水爲災。浙西之民。死者數百千萬。繼以連年旱暵。田野蕭條。物價大翔。民命如綫。景象急迫。至此極矣。今又重以非常之異。妖星突出。光芒竟天。夫柳爲鶉火。火者。國家盛德所在。而彗出焉。其變不小。若非朝廷政事大失人心。則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乎。臣請得而枚數之。祖宗立國。一本忠厚。大姦巨蠹。始加流竄。今也大臣輕于用之。以怖異己。庚申辛酉之間。大小之臣。追停遷放。無月而無。威則立矣。如斲喪祖宗忠厚之澤何。士大夫以仕進爲業者也。今使刻薄小人。吹毛求疵。控持扼塞。動觸新制。進退無門。旅困顛連。有歷二三歲。竟不得一缺而去者。又使輕銳少年數人。日夜改七司法。鍛鍊增加。日事刻簿。惟恐一人之得進。至已所欲與。則雖碌碌下流。超資越序而無所忌憚也。人才難得。自古而然。竝蓄兼收。猶懼乏使。今也以意向爲用舍。以黨類爲去留。自非素出其門。皆棄不錄。遂使懷才抱藝之士。沈廢流落。咨嗟憤怨。有錮人于聖世之憾。豈不足以傷陰陽之和乎。古之大臣。皆以下士爲賢。吐哺握髮。未嘗少懈。所以通達下情。蒐覽人物。共濟國事也。今不務師古。妄自尊大。有造光範。如謁鬼神。越月踰年。竟不得通。雖有奇才異能。何以自見。凡此數者。皆爲陛下失士大夫之心者也。自井田既廢。養兵之費。皆仰租稅。漢唐以來。未有能易

之者也。今也騁其私智市田以餉。自謂策略高妙。前無古人。陛下知其非計。嘗欲罷之。有秋成舉行之命。彼悍然不顧也。白奪民田。流毒數郡。告牒棄物。不售一錢。遂使大家破碎。小民無依。米價大翔。飢死相望。有司尙謂田惡。日更月易。無有已時。姦佃乘之。咸叛其主。識者謂異日浙西有亂。必自公田始。不特若此。又四出虎狼之吏。使之磨牙張吻。唉咋良民。柯山一閧。遠近爲之震驚。苕水三貪。朝廷謂之妙選。史越翁到郡數旬。而聚斂至三百萬。推剝之慘。不言可知。朝廷鋤去黠吏。本以愛民也。不知反以爲害。一吏就擒。視爲奇貨。株連枝蔓。殃數十家。得錢數百千萬。而猶未已。質妻賣子。破產亡軀。哭泣載塗。臣所親見。堂堂天朝。而甘爲破落州縣攤賴之舉。凡此數者。皆爲陛下失幾旬之心者也。江漢上流。國家重地。中興之後。簡畀名臣。彈壓撫摩。未始偏廢。今也舉而付之一夫。容養姑息。如奉驕子。頤指氣使。求得欲從。斬劓殺伐。徧于湖廣。監司守令。畏懾而不敢爭。使陛下創殘遺民。淪陷湯火而莫之救。江西湖北。歲糴給錢。其來已久。今亦半給告牒。人情甯不洶洶。以至市舶盡利而蕃夷怨。鹽法苛急而商賈怨。比日以來。復聞廣寇贛盜。相挺而起。凡此數者。皆爲陛下失遠民之心者也。然此特臣田間所知萬分之一二耳。淮海以西。嶺蜀以東。千萬人之怨。又奚止是哉。陛下所恃以有天下者。人心而已。今大臣盡失之。則其相與愁痛號咷。哀籲上蒼。產妖鍾孽。以警悟陛下。以昭示危亡。又何足怪哉。況近歲以來。天生柔佞之徒。布在世間。立人本朝。惟知有權門而不知有君父。或稱其再造王室。或稱其元勳不世。或直以爲功不在禹、周公下。虛美溢譽。日至上前。熒惑聖明。掩蔽罪惡。遂使陛下深居九重。專倚一相。高枕而臥。謂如泰山四維之眞可倚。不

知下失人心。上招天譴。乃至于此。豈非羣臣附下罔上之所致哉。陛下試觀五年之間。廷紳奏疏。不知凡幾千百。亦有一語事關廊廟者乎。意之異己者盡斥。位之偪己者盡除。上自執政侍從。下至小小朝紳。無一人而非其黨。雖學校諸生。亦復數年噤無一語。言路久已荆棘。所以養成大臣橫逆之氣。人怨天怒。不至于彗出不止也。且災異策免三公。漢唐以來。視爲常事。丙申雷變。陛下亦嘗奮發剛斷。一日而罷二相。今彗星之應至不忍言。豈雷變發非時之比。況人心皇皇。萬口一辭。皆指其人。獨陛下不悟耳。且后妃之家。不得爲執政官。仁宗皇帝之著令也。政宣犯之。終致禍敗。陛下違仁宗之令典。蹈政宣之覆轍。固已不合天心久矣。今遇非常之變。而又不思改圖。則亦何時而覺寤哉。臣恐自今上天不復譴告。而傷敗旋至矣。臣忠憤所激。不勝大願。願陛下取崇甯彗出故事。反覆披覽。力見施行。因大臣求退而亟許之。收庚申以來一切刻薄害人之政。卽日罷去。申嚴仁宗著令。爲子孫萬世之法。而又盡滌聖心。力行好事。收召貞賢。昭洗冤魄。以答天心。以慰人望。如此十日而妖星不滅。則寸斬臣以謝大臣。以戒狂妄。臣不敢辭。干冒天威。不勝震懼之至。

貼黃

臣犬馬之齒六十有四。正先臣捐軀徇國之年。自草此疏。卽以一死自待。蓋未必膏陛下斧鉞。而大臣怨毒。則有不可測者。陛下若欲保全微臣。乞勿以臣疏付外。臣非畏死。蓋恐一綫言路遂絕。非陛下之利也。伏乞睿照。

奏乞詔趣諸路勤王之師狀

臣竊見朝廷屢促諸道勤王之師。今已日久。尚未有至者。當國家危急存亡之秋。豈臣子顧望覬覦之日。昔靖康之難。勤王之師。不待督促。四面而至。特姦臣耿南仲輩。以議和卻之。其不可追之悔。至今言之。令人於邑。明受之變。張浚、呂頤浩、爲諸鎭唱。號召韓世忠、張俊之徒入援。遂梟二凶。成反正之偉功。蓋君父艱危之際。凡委質爲臣者。皆當不待詔告。如手足之扞頭目。子弟之救父兄。今乃或掣肘于權姦。擁重兵而不動。或私庇于鄉井。留精銳以自全。甚至摟入衞之旅。半道邀之以去。措意如此。公議指之。謂其有無君之心而後敢若此。視俊、頤浩、甯不愧死乎。臣愚欲望陛下亟下明詔。以卻責之。專遣一介之使。監其調遣。必師旅就道而後許還。其有能率先諸道而至者。不惜厚賞。以加旌異。如尙首鼠兩端。逗撓不進。重加繩責。雖赦不原。庶幾援師四合。神京不聳。此今日機務之至大至急者。惟陛下幸聽而速圖之。臣不勝惓惓

案宋史度宗本紀。咸淳四年九月。元兵始圍襄樊。高斯得傳云。元軍下襄陽。斯得疏論事最爲切要。帝嘉納。遷工部侍郎。是疏當是官起居舍人兼侍講權工部侍郎時所上。

恥堂存稿卷二

經筵進講故事 原註：咸淳八年二月除起居舍人，盡九年十月除工部侍郎。

五月初二日進

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原註：出前漢書杜欽傳。臣聞人君一身，天地社稷宗廟山川之主，四海九州百萬生靈之所係命，不可以不謹也。古先帝王知其然，故保身之道至嚴極重，起居動作，悉有檢防，出則史官書其言動，御瞽察其聲音，入則女御敘其燕寢。女史記其御法，惰慢之氣，不設于身；躬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凡以制威儀之節，養壽命之原，而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秦漢以後，古制不存，人主御朝之時，觀聽攸屬，猶或勉于自飾；至于適寢釋服，婦寺後先，其能不爲居養所移者鮮矣。故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有天子穆穆之容；而一入內庭，則聲色竝進，女德不厭，趙李爭寵，傷年損德。此杜欽之言所爲發也。陛下春秋鼎盛，行義未過，退朝之暇，遊神典籍，恬泊沖虛，固中外之所共知也。然曰者薄愆和豫，少曠視朝，聞者不能無惑。臣謂陛下聖性高明，受祖宗之所付託至重，其于保身之道，造次克念，戰兢自持，必不若漢季之君所爲。然臣翼翼愚忠，猶願陛下于樂喜之餘，益思謹疾之道。凡紛華柔曼，可以傾意而遷神者，一皆屏去，玩無逸之所以克壽，思恬淡之可以永年，澄心清魂，葆醇練粹，雖于昭陽柘館，臨宦官女子之際，常若露門虎觀，對學士大夫之時，則微痾

薄恙。安得以匽薄清明之躬。而壽基福本。豈不億萬年而有永乎。臣未得登文石之階。陳當世之務。因上故實。獨以是爲羣言之首。惟陛下赦其狂愚。不識忌諱而察納焉。臣不勝幸甚。

七月二十三日進

魏相爲丞相。勑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原註出前漢書魏相傳。）李丞相沆。每朝謁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變色。慘然不悅。既退。同列以爲非問。丞相曰。吾儕當路。幸天下無事。丞相每奏不美之事。以拂上意。然皆有司常行。不必面奏之事。後當已之。公不答。數數如此。因謂同列曰。人主豈可一日不知憂懼也。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原註出三朝名臣言行錄。）

臣嘗觀唐虞盛時。大臣進說其君。雖平居無事。未嘗不存警戒之意。蓋人主不可一日無懼也。而保持是心。使久而不怠。則大臣之責也。禹、皐陶、論治于舜之前。舜進禹、使之昌言。禹不及他。獨舉前日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者、以爲告。禹豈自伐其功者哉。蓋將以保帝舜洚水儆予之心。使之不忘一日之懼。所謂昌言。莫大于此。後世大臣。鮮能知此義者。惟漢魏相粗有見乎此。相勑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夫宣帝之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亦可以言治矣。相乃常以逆耳之事告其君。使之知所警懼。不敢安逸。可不謂賢乎。我國朝名臣李沆。相

冀宗皇帝每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變色不悅同列皆止之而沆不爲止且曰人主豈可一日不知憂懼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嗚呼沆之此言眞可謂大臣之體矣雖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何以過此且咸平景德乃國家至隆極盛之際而爲宰相者不以已治已安爲足方以儆戒無虞爲心用能弼我祖宗丕基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豈非萬世宰相之法哉臣竊見比者江浙閩中諸郡同日大水流移人民動以萬計中外一辭謂非小變然大臣恬然視之未聞有孳孳汲汲推原致異之由圖維弭災之策爲陛下力陳之者一二廷臣不得已而有言亦人臣願忠職分之常耳頗聞惡其強聒指爲張皇抑何居其位而不知其任耶夫魏相李沆居天下無事之時而喜言災變之事今日大臣當大異較炳之後而惡言災變之實豈以陛下不樂聞之而顧望以至此乎臣願陛下虛懷訪逮示廷臣以喜聞儆戒之意如舜之進其臣使之昌言庶幾自今或有變異有以開廣上心博采人言共圖銷弭之術宗社幸甚

七月二十八日進

淳熙八年二月己亥太府卿蘇現以病乞補外擬除閩漕上曰師揆來乞此缺乃是師垂之兄師垂爲淮東提舉壞官錢二十餘萬緡趙雄等奏伯圭不甚教子多責以治生上曰何以爲清白之傳兼聞其下尚有三弟他日皆作郡則近地州皆占了矣莫若以高爵厚祿使之就閒卿等更議之雄等贊曰凡朝廷一好事皆陛下之意臣等略無分毫補助容退而熟議庚子雄等奏師揆等差遣昨日雖聆聖訓細思似無

端由。蓋陛下方務廣恩。既難批出。臣等日侍左右。若作勘會。亦涉商量。須因人言。乃可議此。上曰。如此、則且命師揆依舊淮西運判。卻別以缺與師垂。使避其兄。庶幾體順。乃除師垂閩漕。乙巳、中書舍人施師點言。師垂倚勢謀利。恐嚇細民。轉輸一路財賦。其不爲民害者幾希。望追寢除命。且與祠祿。詔趙師垂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原註。出孝宗皇帝實錄。

臣恭惟孝宗皇帝臨御二十八年。一以大公至正爲治。如天之無私覆。地之無私載。日月之無私照。雖骨肉肺腑之親。未嘗輕以官職授之。蓋天位天祿天職。乃天下之公器。非人君之所得私也。師揆、師垂、秀僖王之諸孫也。孝宗皇帝以師垂貪黷無狀。且其兄弟衆多。異日布滿近郡。易爲民害。欲以高爵厚祿。使之就閒。不私其親。而處之盡善。眞可謂爲盛德之事矣。向使大臣將順其美。推廣其意。因此立法。凡屬籍及戚里。自今悉優加祿秩。不復煩以治民。則經制一定。後世子孫。有所持循矣。惜乎宰相趙雄等。識慮不遠。避怨姑息。沮其事不行。而除師垂以閩漕。公論沸騰。卒爲中書所繳。孝宗皇帝亟命予祠。曾無留難。雄等能無愧乎。嗚呼。有君無臣。使祖宗盛美。不得宣于天下、著于後世。可勝歎哉。臣竊見近者、王邸懿親。忽除畿漕。瑣闥爭之。以爲未允。且聞其人亦畏人言。一再引避。陛下若俞其請。改命其官。乃協公義。而復強之使受。何耶。夫孝宗皇帝于王邸之孫。尚不敢私。則于王邸之親。其必不私、明矣。陛下縱未能繼孝宗之志。立爲定制。以示後法。亦豈可不行給舍之言。以伸公論之氣乎。乃若大臣勇于順指。輕于出命。甘心以趙雄容悅爲法。而不知以道事君之義。固不得而辭其責也。臣願陛下少省孝宗皇帝以高爵厚祿使之就

閒之訓。自今于骨肉腑肺之親。但優其恩澤。勿使臨民。庶幾宅生之寄。皆得其人。赤子救寧。有以祈天永命。臣不勝拳拳。

七月二十九日進

上方郊祠甘泉泰畤。召揚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幸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山神。又言屏玉女卻虙妃。以徵戒齋肅之事。（原註出前漢書揚雄傳。）臣聞人主事天之道。惟質與忱而已矣。蓋質者。天地之性。而忱。則天地之道也。大路越席。掃地不壇。器用陶匏。牲用藁秸。皆尚質也。立擇聽誓。皮弁聽報。齋明盛服。三宿七戒。皆致忱也。外盡乎質。內盡乎忱。則天之親德。饗道也宜矣。秦漢以後。文縟而掩其質。敬心弛而汨其忱。千乘萬騎以爲華。寶鼎天馬以爲飾。而事天之本廢矣。牡荊靈旗以禱兵。方士秘術以求福。而事天之心蕩矣。若成帝者。則以文滅質。以欲汨忱之尤者也。甘泉泰畤之祠。正承武帝奢侈之後。丞相匡衡。欲少去華就實。乃奏罷鸞路龍鱗。黼繡周張之飾。更定其儀。與其樂章。帝雖勉從。而終不能改。故雄賦甘泉。極道八神警蹕。星陳天行。萬騎中營。玉車千乘之盛。以致靡麗之譏。是時趙昭儀又大幸。每上幸甘泉。常從。故雄賦復云。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虙妃。玉女無所耽其清盧兮。虙妃曾不得施其蛾眉。以戒齋肅之事。惜乎帝之馳騖于紛華。湛溺于逸欲。而不能用也。欲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不亦難乎。陛下穆卜季秋中辛。以行賜館之祀。今有日矣。咸秩之禮。昭事之忱。所宜蚤戒而豫定者。聖心固已孜孜于此。蓋自乾淳以來。每遇郊禋。必詔有司。自

祭天儀物及諸軍賞給之外。凡車服仗衞聲明文物之具。莫不裁約而歸于儉。錫賚推恩。亦減承平之半。或三之一。可謂尙質之至矣。至于前期齋殿。致其精明以對越在天者。尤極其嚴。行事之際。避黃道而不履。虛小次而不御。可謂致忱之極矣。是以神天顧歆。或積雨而頓霽。或徵恙而立瘳。以迄成熙事。此陛下之家法。厥今四郊多壘。財力單匱。遠不逮乾淳之時。臣願陛下于阜陵節約之外。損之又損。庶幾曰祀曰戎二者皆濟。乃若以忱事天。又其大本。記曰。齊者。防其邪物。訖其嗜慾。言不敢散其志也。今距齋宿之期雖曰尙賒。然臣願陛下以聖人久禱爲心。兢兢業業。已如上帝臨汝。神在其上之時。則積此眞純。用于一日。天人相與。如響應聲。天神之不降。地祇之不格。風雨之不節。寒暑之不時。臣不信也。惟陛下力行之。臣不勝惓惓。

九月初三日進

哀帝時。鮑宣上疏曰。今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宜急徵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皆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選勝爲司直。郡國皆愼選舉。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尙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耶。（原註：出前漢書鮑宣傳。）

順帝時。李固上疏曰。安國以積賢爲道。陛下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四海

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存憂國臣前在荊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爲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竝皆少年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宜召還厚等以副羣望原註出後漢書李固傳

臣嘗觀舜之命官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皐陶之陳謨亦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夫人君代天理物朝廷之上庶官所治皆天事也其可一時之不亮一官之或曠哉然曠官有二無其人曠也非其人亦曠也舜之所命禹宅揆棄后稷契作司徒皐陶作士垂共工益作虞伯夷典禮夔典樂龍作納言既不虛其位又皆當其才得人之盛卓越千古嗚呼尚矣後世朝廷之官類多曠廢非果乏才也有而不能用耳哀帝時鮑宣言朝廷無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至于使外親小童在公門省戶下可謂曠官之甚也然何武師丹彭宣龔勝之倫蓋當時號爲骨鯁耆艾者乃以排外家丁傅廢斥不用順帝時李固言朝會見諸侍中竝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備顧問者亦可謂曠官之甚矣然樊英黃瓊楊厚賀純之徒蓋當時號爲宿儒大人者乃忤權臣梁冀病免而歸二君有才不用乃使不才者充位備數以妨賢俊其曠天工也甚矣雖然二漢之官非其人而曠也今日之病則不但非其人而又至于無其人焉尚書六員不置其一侍郎八員闕其五大小卿監十七員闕其九二府掾屬九員闕其六郎曹二十餘員闕其半謂天下果乏才耶則祖宗以來如慶歷元祐乾道淳熙之際人才輩出布滿朝廷皆取諸當世而足不借之于異代也何獨今日而無之乎采諸公論在外諸臣

可備侍從卿監都曹郎吏之選者固有其人奈何正學直道與時落落謀人之國者觀望上意寧使朝廷空虛而不肯召用其負一世之望觝排小人不勝項背相望而去者視之亦不甚惜使鮑宣李固見之能不以何武師丹黃瓊楊厚梗棄爲歎乎然而今日所甚病者又在于二相矛盾私意相持坐視朝廷曠官廢事歷歲踰時曾不知恤陛下亦未嘗少加訓勑使留意于選任也舜皐陶以天工相戒固如是乎臣願陛下深詔大臣妙選時髦速補衆職之闕庶幾併志合力共熙帝績不至取國空無人之誚天下幸甚

九月二十三日進

紹聖三年直寶文閣待制知成德軍楊畏知河中府右正言孫諤言畏在元豐之間爲御史其論議趨向皆與朝廷合及元祐之末呂大防蘇轍用事則盡變其趣而從之紹聖之初陛下躬親總攬則又變其趣而偸合苟容交關執政傾亂朝政至今天下之人謂之三變詔楊畏落寶文閣待制依舊河中府中書舍人盛陶言未敢行詞詔移之虢州（原註出第七朝長編）

臣聞舜之戒其臣以難任人爲急難之一辭乃聖人屏惡之深意不可不精思而熟玩也蓋儉壬之人易近難遠聖人非特去之而兢兢業業戒謹恐懼惟慮其人之復來以傾亂吾國苟畏難之心頃刻不存則彼必緣間伺隙不旋踵而至矣詎可忽哉熙豐祐聖之間小人反覆莫如楊畏利在王安石則附安石利在呂大防蘇轍則附大防蘇轍利在章惇安燾李清臣則附惇安燾清臣天下之人謂之三變國家之逆運亂源濫觴于符紹滔天于崇觀政宣畏實爲之若此傾覆之徒其可近乎嘉熙以來侍從之臣固有隨

時俯仰。逐利轉移。如楊畏之三變者。方其氣燄熏灼之時。其力至能進退宰相。鉗制言路。善良重足。懼遭傾覆之禍。幸賴陛下洞照其姦。不動聲色而去之。天下咸仰聖德之明。彼其退伏散地。豈一日而忘復出哉。特未有可乘之機耳。邇來國家多釁。局勢漸搖。彼靜觀竊笑久矣。一旦因事論建。依倣公議。以動陛下之思。而廷臣不自後先。及其奏至之時。復加薦引。中外相應如此。豈得爲無意哉。陛下苟入其說。召之使還。臣恐楊畏一來。元祐變爲紹聖。特反掌間耳。況比日以來。從臣奏議。欲用嵩清與蕭三黨。倡邪說以誤國事。包藏已深。乃今又有佞人來矣之漸。邪氣盤結如此。臣竊爲國事凜凜也。臣願陛下深察安危存亡之機。以舜難任人爲法。斥去邇言。謹勿輕信。使已去之姦。絕意再用。則局面增固。善人獲安。陛下更化善治之初心。不至于中道而改轍矣。臣憂愛之切。遂忘其愚。惟陛下采擇。

十月十三日進

至道初。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曰。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爲輔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昌言曰。蒙正雖驟登顯位。然其風望。不爲忝冒。僕射師長百僚。資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且亦不聞蒙正之鬱悒也。況乎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重矣。上默然。及劉昌言罷。上問趙鎔等曰。頻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言。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當在位之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汍瀾涕泗。錢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泗。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

主者。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不果。今上初年。再表遜位。得請。原註：出國朝名臣言行錄。臣嘗妄謂士大夫立朝。不可一日無去心。蓋去就輕。然後能伸吾道之尊。而起人主之敬。若進退之際。不能介潔。脫然無累。則是有欲而可制。其取人主之輕鄙宜矣。傳曰。君子雖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按禮。凡食賓。君迎賓入大門。賓入。再拜。賓辟。君揖入。賓從之。三揖三遜。然後升階成禮。反賓出。君送之大門內。再拜。賓不顧而去。此之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禮雖主言食賓之儀。而記者引之。以明士大夫進退之節。復申之以遠亂之辭。蓋患失之弊。必至于亂。其戒人以謹于去就。豈不嚴哉。太宗皇帝擬呂蒙正劉昌言之戚戚于退。非果輕鄙士大夫也。蓋由未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者。錢若水深知其然。力求遜位。以寤明主。以愧貪夫。蓋可謂能易退而知自重者矣。其爲一代名臣。不亦宜乎。比年以來。士大夫以退爲難。控搏爵祿。以身殉之。若不可一朝捨去者。躁競成風。廉恥道喪。職此之由。近者臺諫之出。既往復來。僕僕道路。見者指笑。以爲前所未有。一辭而退。固如是乎。彼蓋以詔書趣還。藉口不知。一求復出。名節已敗。雖齪齪充員。可以實近臣之虛位。然頑頓無恥。人所鄙賤。秪爲朝廷羞。則反不若虛位之爲愈也。臣竊料三人者。羞惡之心未能忘。必且愧清議。終求引去。臣願陛下亟俞其請。非特遺之以安。其于砥厲士風。扶植世道。不爲無補。取進止。

十月二十日進

淳熙十年、七月、丁丑。李燾奏。臣蒙恩庇職史館。事有當奏取聖裁者。謹列于後。一、從來修書。必立年限。今

四朝正史開院已二十四年三次展限矣所幸紀及志竝奏全篇其未了者止諸臣列傳耳列傳既有底本稍加之意似不難了乞自今更與展限明年春季庶幾史官各務協心不致有淹日月一、裕陵諸臣列傳已經四次修改泰陵三次祐陵二次靖康一次若舊本有誤處及有合添處即當明著其誤刪去合添處仍具述所據何書攷按無違乃聽修換仍錄出爲攷異不然則從舊更勿增改所有諸臣合立傳而事跡無可尋討者且附他處不必強立庶幾後來尋討得見則不妨別立大抵只要信而有證一、臣聞操楫佐轅技不兩工故史官必久居其任少兼他職乃可責成若兼職太多用志必分雖高才任職多多益辦然人之精力有限正恐詳于此則略于彼今史官猶有缺員自今差除乞選兼職少者委任之庶幾專力速成大典從之原註出孝宗皇帝實錄

臣嘗伏讀國史竊見修書故事帝紀志傳必一書成乃修一書未嘗有竝修兩書者蓋國家大典關係至重非專心致志爲之則不能紀載得實傳信後世且以神、哲、徽、欽四朝正史言之乾道中史官李燾上帝紀既而補外及再還朝乃命修列傳故燾初至有此三項奏請列傳垂成而燾卒所謂展限來年春季者竟不果就遂召洪邁卒成之十三年十一月乃克登進曰紀曰志曰傳次第而修首尾二十七年四朝大典始備孝宗皇帝豈不欲其速具哉而責成有漸如此以燾良史之才無出其右亦不敢詭竝修志傳而二書之進後先相距其遠又如此以是言之崇成鉅典其可以易言哉臣伏見國史院被旨修纂高、孝、光、寧四朝志傳限來年三月登進臣叨預載筆苟有管見不敢默然且詔修四朝志傳爲日久矣趙以夫始

專其事。不知亟加纂輯。乃欲先合九朝正史爲一。而後以四朝續之。用力舛差。遂墮汗漫迄以夫之去。四朝傳竟無一字。汝騰繼之。當其任矣。而乃引嫌力辭。尤焰又繼之。亦復控避。久乃就職。更三史官。虛度歲月。幾及兩載。實爲可惜。九月以來。乃方命僚屬。然規模不立。人情渙散。既不照舊例奏請。先立年限。又不攷故事。分志傳爲兩次。以百餘年間、歷史官二百八十餘人所不能成之書。自詭速成于數月之內。四修三修兩修一修。可謂易于成書矣。猶且踰四年而後奏篇。今高孝光寧諸臣當立傳者。人數猶未能定。雜糅疎漏。絕無倫次。院吏所供初草。大抵徒其私家所供誌狀。全未經史官攷按。增入他書。又安得有所謂四修三修兩修一修者。乃欲趣辦于四五月之間。臣知其苟且滅裂。務應限期。希恩賞而不以傳信決矣。雖然。列傳、粗有張本者也。乃若諸志。則從前未有片紙纂次。今始創爲。其間天文、地理、選舉、禮樂之屬。猶可編類綴緝。惟兵、財、二者。乃百餘年建國之實政。本末閎闊。功力浩瀚。非可鑿空爲之者。豈數月之所辦乎。兼史院官例多兼職。往往一時繁劇之任。叢于厥身。有如蠶所謂精力有限。詳此略彼者。而望其專力總領。速成大典。難矣。臣非唱爲異論。苟欲遷延。以逃瘝曠。蓋攷諸故實。昭然不誣。乃敢援據以爲陛下告。欲望聖慈宣諭提舉官。及此編摩未定之初。檢照孝宗皇帝修書故事。改命史院官專一編纂四朝正史諸志。俟奏篇畢。續行纂次列傳。庶幾修書次第。既合舊典。又使諸史官用志不分。成篇可準。不致苟且滅裂。貽笑後世。取進止。

十月二十三日進

文帝十二年詔曰道民之路在于務本今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尙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原註出前漢書文帝紀）臣聞爲國之本在于厚民厚民之本在于擇吏吏不得人則惟務肥己以瘠民而國之根本蹶矣成周盛時自卿大夫以至比閭族黨之長皆良吏也故其民生而不傷厚而不困八百年之基業鞏固而久長不亦宜乎三代而下惟漢文帝最爲有志于民無他道惟擇吏焉而已班固傳循吏以文帝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爲稱首謂其廉平而民從化則吏道固以廉爲本也蓋廉吏寡欲易足必無苛征暴斂搥膚剝髓之事然以文帝之留心若此吏猶有怠忽而不承命者故十二年之詔責其不加務于民又謂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是必竭民膏血以自封殖者賜租稅之半以賑贍之其意可見矣臣觀漢唐而後孳孳民事以擇吏爲先者莫如我朝孝宗皇帝無日不申飭大臣使之遴選郡守郡守姓名皆揭之御屏朝夕覽閱其有貪利害民者往往不待內外憲臣劾治竟以御筆罷去而于水旱凶荒之歲尤加意焉其有于災傷之際不恤民瘼賦斂刻暴者率皆不貸重者至于追停是以乾淳之際民物殷阜田里熙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可謂盛矣臣竊見今歲穡人成功之時淫雨彌旬妨于農收二浙水潦瀰漫爲害尤深陛下哀憫元元申嚴受納斛面之禁而于公田民田之租皆有蠲除聖恩所被孰不感戴然吏多不良苛取故態曾不悛改而浙右輔藩尤甚（原註平江倪普）蓋自八九月間禾方冒沒于水腐爛于泥百姓嗷嗷無所告訴之時固已下令督趣稅租急于星火且市斛之入倍于文思往往市斛之三乃可納文思之一是五倍取于民

也。往往以資賂遺。以規進取。如民命何。臣願陛下嚴勑監司。使之督察。其有浚民以自肥者。必罰無赦。毋使肆其貪暴。賊吾赤子。精選慈惠豈弟之人。以一洗其汙。憔悴虐政之民。庶其瘳乎。

咸淳九年正月十五日進

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上賜信書。責讓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君王。（原註。出前漢書韓王信傳。）李廣爲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擒廣。廣得脫。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亡失多。當斬。贖爲庶人。（原註。出前漢書李廣傳。）

臣聞爲將之道。能勇而持重。則進無輕脫之憂。退無逗撓之失。蓋將帥之病。常患于恃勇。而尤患于無勇。恃勇者輕敵取敗。固能爲國生患。然其志猶可取也。無勇則銳氣銷沮。日淪于偸。其爲國家之禍。可勝言哉。常武之詩曰。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言貴乎能勇也。出車之詩曰。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言貴乎持重也。王者之師。以剛厲柔。以柔濟剛。動而萬全。所向無敵。抑由此之故乎。漢高帝朝。匈奴冒頓大入圍韓王信于太原。信不能力戰。而反求和于匈奴。故高帝責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謂爲將之道。專持必死之心。則傷勇而反不得爲勇。專持必生之心。則不足以任軍事。蓋持必生之心而無必死之意者。宜乎敵至不支。卒以敗亡也。文帝時。李廣擊匈奴。恃勇輕敵。屢爲匈奴生得。出雁門。則軍亡失多。出右北平。則一軍幾沒。雖號名將。所至多敗。輕敵之過也。雖然。將者。軍之司命也。與其懦懦無甯

果銳與其爲信無甯爲廣擇將者可不加衡于此乎臣竊見襄陽之圍曠日持久命將救援擇非不至然氣索志偷情見力屈大勞未艾掃清無期豈非將不勝任之所致乎淮西之寇俶擾諸郡巢穴既近倏去忽來其有能懲閉門之失者似強人意而遽遣大將自取敗衂非旁郡一捷則敵得氣去爲患日益深豈非將不持重之所致乎襄失之弱淮失之輕勸懲之道不可偏廢今喪師失律者既加之罪矣彼蓄縮顧望不發一矢者可不申嚴師律以少警之乎臣瑣瑣陋儒不達兵事妄陳所見少效涓塵惟陛下裁擇

四月二十一日進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可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爲市以教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原註出前漢書食貨志）臣聞食貨相資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易者也虞書曰懋遷有無化居蒸民乃粒萬邦作乂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孟子曰許子以釜甑鐵耕以粟易之蓋二者不能以相無爲人上者但當均節其重輕使交利而俱贍未聞有力加遏絕使食貨不通以至于飢餓死亡而不加恤者也管子曰記本量委則足矣而民有飢餓者穀有所藏也藏者何專貯于一處而不散也穀粟所以養人乃設筦榷而壅閼之天絕民命使捐瘠于深山窮谷之中何其忍也自古言利之臣桑孔爲魁聞其盡籠天下貨物矣未聞其禁米也國家蓄令米穀不稅凶年饑歲閉糴有誅祖宗仁政吏可不恪守乎臣竊聞近者有司（原註京尹吳益）踵行弊政開置

米局。黠吏豪民。共主其事。柵水斷舟。圭撮不泄。山澤之民。貨無所售。食無所得。飢餓迫之。觸法抵禁。嘯侶呼儔。破柵奪攘。以與官角。其擒獲傳送有司。駢百就戮。向也救死于口而不得。今也救死于頸而不能。進退皆死。何吾民之不幸乎。夫移粟移民。一國而相通者也。晉饑秦救。鄰國而相通者也。安有均爲天子縣內之民。而杞魯相視哉。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作俑者信有罪矣。效尤禍也。可不鑒乎。今耡耰棘矜。猶未散也。施禁之令。猶未下也。正當疆場日駭之秋。列郡有殺人取貨于城內者。京邑有蟻聚蜂屯于田里者。長此不已。豈不爲姦人所惑。以搖吾民乎。願陛下申嚴國家通糴免稅之法。亟命有司。毋惑吏姦。毋輕民命。取數年弊法而掃除之。仍昭揭牓諭。使遠所山澤溪谷之民。莫不聞知。則渤海潢池之間。必且棄兵弩而持鋤。鉤賣刀劍而買牛犢矣。惟陛下亟行之。幸甚幸甚。

五月十九日進

曹劌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原註。出春秋左氏傳莊公十年。）

臣聞軍旅之事。以氣爲主。然而氣不自唱言。養之使壯。厲之使剛。則由乎上之人焉。養之使壯者。平居之時。訓之以孝弟忠信。導之以尊君親上。在上者恤其飢寒。無使有歎息愁恨之心。爲將者同其甘苦。無使有椎剝侵冤之患。厲之以剛者。有事之時。勸之以釀賞厚利。切之以信誓明威。含血吮瘡以結其心。釃酒椎牛以快其欲。夫如是。則居也不餒。其動也不懾矣。或平日空乏其體膚。凍餓其妻子。賞罰不公以激怒。陞黜不當以召怨。臨戰。恩意不足以鼓舞其心。號令不足以聳動其聽。臨之以懦儒之帥。將之以逗撓之

夫大敵在前其不蒽然懼渙然離奉頭而竄厥角而降者鮮矣臣竊觀今日沿邊將士氣之索也甚矣敵築城于我疆視之如不見敵掠民于吾境聽之如不聞俘馘之而不恥係累之而不怒棄君父如弁髦赴異域如歸市以此衆戰而望其北首死敵蔽遮江淮難矣哉春秋傳曰子暇卒楚師熸說者謂火滅爲熸軍主喪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李陵之敗也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臣謂今日疆場之氣似之曹劌曰彼竭我盈故克之臣不知彼盈我竭其如之何抱秋風一瞬奄奄氣象未之有改若之何不汲汲于改紀軍政以取覆敗乎雖然三軍之氣不振固可懼也士大夫之氣不昌尤可憂也上作而下不應君命而臣不承妄揣輕量徘徊觀望其可憂可懼又非三軍衰竭之可比也臣憂愛之深愚戇妄發惟陛下與帥臣深念而亟圖之天下幸甚

八月十五日進故事

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惟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原註出前漢書董仲舒傳）

臣聞水旱之有祈禳古之道也何則民命所關苟有可以救之者君子必盡心焉不若是則謂之無志于民可也周禮太祝六祈有鬱棜門祭法曰雩宗祭水旱也漢晉梁隋暨唐皆尊用之不以爲世俗祈禳小數而忽之也然臣以爲水旱之有祈禳猶焚溺之有救拯當急而不當緩急則可及其未然而弭之緩則災變成形無益于事矣雲漢之詩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夙與不莫者言貴早耳古人之于民事皇皇汲

汲而圖之。故曰民事不可緩也。董仲舒之治江都。史不載他事。獨詳著其求雨止雨之法。亦可見以此爲先務之急矣。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忱意感通。宜其應之速也。國家凡有水旱祈禳之禮。著于令甲。有司未嘗不舉而行。然常失之遼緩。赫赫炎炎。苗將槁死。而祈雨之令始行。浩浩洋洋。慮殫爲河。而閉陰之典方舉。其未然者。固可及救。然其所傷。亦已多矣。有民有社。災已切近。勇于行之。不爲晉口也。而猶拘攣蓄縮。視儀聽唱。亦何爲哉。雖然。水旱者。陰陽而已。救之者。縱閉而已。所謂縱閉。豈止于城門開閤而已哉。天淫雨爲沴者。陰盛陽微之證也。今朝廷之上。明目張膽之夫少。而宛舌固聲之士多。此陰也。邊鄙之間。投石拔距之氣衰。而棄甲曳兵之習痼。此陰也。田里之間。擊壤鼓腹之音絕。而疾首蹙額之恨深。此陰也。光弼出矣。而旗幟未見其精明。勝之用矣。盜賊不爲衰止。貪墨之吏去之是也。而使易鎮（原註劉良貴）。償軍之將斥之是也。而使扞城。朝臣舛迕。膠戾乖刺。幾有瀆人之患。正衙罷奏。庶官不對。幾有唐世之風。凡此皆陰盛陽微之證也。微者不縱。使之日消。盛者不閉。使之日長。安得不感天地之精而生戾氣哉。此又祈禳之大者。而尤當皇皇汲汲以圖之也。臣憂愛之深。愚戇妄發。惟陛下幸赦。

恥堂存稿卷三

玉堂直日答問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臣聞聖人教人。不過日用常行之道。所以使學者篤志近思。不騖于高遠。不忽于卑近。而有陵節躐等之病也。雅者、雅素之雅。謂平日之所以常言也。詩以吟咏情性。使人有所感發。而温厚和平。書以道達政事。使人明于治亂。而效法監戒。禮者、天理之節文。使人制心檢身。止邪防欲者也。三者皆至近至切。如日用飲食之不可闕。故常常言之也。于禮獨曰執者。蓋詩書言其理而已。禮則起居動靜。所執守據依者。非但空言而已也。故曰禮不執則不行。三者聖人所常言。若夫性與天道。則宏遠微妙。孔子未嘗輕以語人。且此章與五十學易之章相接。亦所以見易道之妙。非孔子之所雅言也。陛下聖學高明。日御經帷。儒臣所講誦者。莫非聖經賢傳。如布帛之文。穀粟之味。固不患其騖于高遠。溺于凡近矣。臣區區愚忠。猶願陛下、即孔子之所雅言而加聖心焉。二南詩之首也。驗之于身。吾能樂而不淫乎。二典、書之首也。體之于心。吾能敬天敬民乎。禮記之首曰。毋不敬。吾能敬以執之。宮庭閒燕之時。亦戰兢自持。不至于失墜矣乎。夫如是、則孔子之雅言。不爲空言矣。陛下聰明天縱。就將之久。孔子之言。固已默契允蹈。臣不量荒陋。冀以塵露。增益萬分。惟陛下擇焉。

秋八月壬午大閱

臣聞有國者武備爲急必申儆而講肄之然後國威奮揚兵力堅勇以守則固以戰則克此保民守國之常道不可廢也然有其時焉故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蓋必于農隙而爲之也周禮仲冬教大閱所以簡軍實修戰法辨旗物飭車徒其禮比春之振旅夏之芟舍秋之治兵最爲詳備此三代立武事之正法也春秋之時周官雖廢而魯周公之國也其禮故在桓公所當謹守其法案桓公原本因避宋欽宗諱作桓公今更正以爲保民守國之道而乃以盛夏之時行大閱之禮周之八月夏正之六月也是月也神農持功毋起大役此豈勞民動衆以閱武之時乎春秋書之言其非時也程頤春秋傳曰無事而爲妄動也有警而爲之教之不素何以保其國乎斯言盡之矣臣嘗因聖人言論而攷諸祖宗之所行孝宗皇帝修攘之事何其與春秋若合符節也茅灘白石大閱禁旅親乘戎路以臨之者凡再駕焉稽人成功順動以時旗幟精明戈甲焜耀師武陳力士百其勇而又命兩淮忠勇諸軍率以十月聚教于官官給錢米莫不踴躍奮厲思敵王愾當是時內外武備修飭如此何其盛哉陛下上繩祖武修攘之政固無不舉然邇年以來疆場多虞士氣未振豈所以激昂而鼓舞之者有未至歟臣願陛下以孝宗皇帝厲志戎昭爲法申儆將帥毋或忘戰廢備使國威一張殊隣遠憺襄漢之清日月可冀矣惟陛下留神幸甚

君仁臣直

臣聞古之人君大患在不聞其過而已矣夫以一人居天下之上言動幾微之間治亂存亡繫焉是不可

以不聞過也然其威雷霆所震者滅其勢萬鈞所壓者摧予奪廢置忧于前刀鋸鼎鑊迫于後自非龍逢比干剖心隕首冒萬死而不顧者孰肯以其身攖威怒之鋒哉在昔盛時以堯舜爲君以禹皐稷契爲臣一堂之上都命吁咈如家人父子温乎其和故昌言嘉謨各得展竭而無餘蘊君臣之道兩盡不亦休乎三代而下庶幾乎此若漢之高帝唐之太宗亦可取也高帝爲人寬仁愛人豁達大度故其創業之初羣策必至雖鯫生戍卒之賤皆得至前以吐其愚晚年欲易太子周昌直言極諫比以桀紂而不以爲忤太宗寬宏盡下導人使諫孫伏伽李大亮之倫危言讜論交至遞發不惟虛懷延納而又或加賞賜以激厲之二君創業垂統國祚延洪皆聽言能用聞過能改之所致然要其極而論則亦曰仁而已矣陛下以司馬光所載君仁臣直之語爲問臣謂戰國君臣何足進于陛下之前故置不復言而述堯舜及漢唐令主之事以對然竊窺聖意則知陛下蓋深有感于斯言者陛下天資忠厚恕以待人屈己和顏延見羣下未嘗疾聲厲色眞可謂至仁之主矣而在列之臣批鱗逆耳引裾折檻之風若寥寥焉則是陛下無負諸臣而諸臣或負陛下矣雖然是亦有機括焉司馬光之告仁宗皇帝也曰仁曰明曰武故臣願陛下于其有餘者勿失于其未至者用力焉傳曰主聖臣直又曰君明臣忠此二言者可與聖問所及互相發明陛下試采擇焉

聖主之祀臣有五義

臣聞人臣生而有功德于民則其死也聖主制爲祭祀之禮以報之此仁之至義之盡也人君之治天下

建立法度。興起事功。安定國家。捍禦菑患。必衆建臣工而後可以有濟。然君之于臣也。使之必報之。生則榮之以爵祿。死則秩之于祭祀。傳曰。聖主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夫是之謂五義。自堯舜以來。未有易此者。故記禮者列農稷后土以下十有餘人。皆有功烈于民者也。成周之時。有勳勞者。祭于大烝。有道德者。祭于瞽宗。其他或卽其地而祠。或立之廟以祭。載諸傳記。班班可攷。凡皆以崇德報功而已。東漢之臣如馬援者。佐中興之業。平內外之難。馬革裹尸之志。至死不移。其于勤事定國禦菑捍患。可謂兼之矣。而大功未錄。讒言並興。薏苡之謗一聞。光武大怒。妻孥惶懼。不敢歸葬。孤魂悵悵而無依。況敢預祀典之秩乎。同郡朱勃上書。顯訟其冤。而陳聖王祀臣五義之說。其規諷光武亦深切矣。帝終不悟。書奏。報歸田里。終帝之世。援謗卒無與明。若光武者。眞少恩之主哉。陛下天資仁厚。遇下以恩。苟有尺寸之功。靡不酬報。固非漢世之君所敢望矣。然襄淮俶擾未清。士卒暴露。爲日滋久。豈無身膏野草、魂爲國殤之人。主將不以聞。有司不以告。則忠憤之氣。亦能感天地之精。忤陰陽之和。以召水旱昆蟲之變。臣願陛下監光武之失。憫邊圉之勞。亟命閫臣搜訪死事。悉以上聞。旌而錄之。庶幾將士聞之。感激而思奮。其于安邊保境。實非小補。

年彌高而德彌邵（原註出揚子法言）

臣聞人之進德。當與天同其運。不可以血氣之盛衰而爲進退也。人受二氣五行以生。其健而不息之體。固與天無以異也。故昔之聖賢。耆耋好禮。旋期稱道。有孳孳斃而後已。凡所以全其賦受而反之于天也。

曾子臨終謂門弟子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子張臨終謂其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曾子至死而後知免于毀傷子張至死而後知克終其事聖門高弟其進德修業刻厲堅勇如此豈非百世之師哉自聖人之道學不傳而學者之性不用方其壯也氣盛力強或能勉彊以勵其行然不進銳退速半塗而廢以負其初心者幾希無他不以志氣助血氣而反以血氣亂志氣焉爾若冉求之自畫宰予之昏惰得聖人以爲依歸猶且若此況其下者乎盡此道者惟顏子而已苦孔之卓未見其已假之以年則大而化之優入聖域矣年高德邵何足以言之惜其年之不高也揚雄所謂孔子之徒者此其人也雖然人有年高而德不邵者以不知戒得故也苟志于得則利欲蝕其性外物汨其天如蝮蛇之遇物持取如豹狼之死而猶餓終身惟無貽之患其得免于禍幸矣又何德之能邵乎然而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孔子特爲中人以下設戒耳若夫特立獨行之士以萬世在後爲心者蓋棺而事始定豈區區利欲之所奮哉夫特立獨行之士未易得也而以富得禍者十常八九亦在乎人君獎廉絀貪以砥厲之則有德者進而風俗以美國家以治矣惟陛下留神

書事

書咸淳五年事

咸淳五年夏四月平章軍國事賈似道抗章請去其辭有曰壬辰之吉陛下集英宴羣臣奏事內幄首蒙清問天顏愀然繼以號慟甚而施非所當施之禮使臣震灼俯伏無地自容廷臚爲駭謂何爲至此極也

先是似道因辭兩宮聖節之賜。微寓去意。以要人主。故上于內宴之日。慟哭而留之。已而宰執侍從臺諫卿監以下。肯拜疏請留。二相之疏有云。書曰。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是成王亦以羣臣之留留周公也。侍從之疏有云。上而二揆。下而百司庶府。又下而戴紱垂纓之士。舉三軍萬姓。下至閭巷小夫窶人童兒孺子。疾首蹙頞。不謀同辭。惟恐師相之一日而去此位也。臺諫之疏有曰。豈特陛下願其留。二相願其留。羣工百執願其留。至于六軍萬姓。莫不願留。則留者人心之所同然也。斯得覽之至此。愴然而痛曰。嗟乎。此漢廷羣臣頌莽功德之氣象也。曷爲見于盛世哉。莽之辭封也。前後上書者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于安漢公。史詳書之。所以爲世戒也。今章鑑翁合之徒。無所忌憚如此。雜諸莽傳。誰能辨之。成王之留周公也。以叔父之尊。泊然無欲。故舉天下以付之而不疑。監我士師工云者。欲周公之留。使百官有所監觀以取法耳。豈以羣臣之留留周公之謂乎。大聖人之事。而使後世戚里之家。貪私之人。得以藉口。其徒又鑿聖經以蓋其附下之失。書之史策。甯不貽笑萬世乎。且昔之姦臣。若崇觀之京。紹興之檜。嘉定之彌遠。未嘗不貪權位也。然安其爲姦邪而不敢求名。似道則不然。每二三歲。必一求去。內以要君。外邀名譽。每一求去。披猖矯飾。使上下皇擾。久而後定。甚至使人主倉皇迫遽。匍匐慟哭。不知貪嗜權勢。聚斂積實。仇視正人。畏惡偪己。惟恐一朝奪其腐鼠。如是而言去。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而可欺乎。似道每謂人曰。己未之冬事已去矣。至于今日。皆我力也。故跋扈恣睢。無所不至。而其徒黃萬石輩。亦曰今日之天下。賈氏再造之功也。安得不從其欲。安得輕

使之去。萬口一談。牢不可破。昔劉裕之篡晉也。晉帝謂左右曰。桓玄之時。天命已改。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似道恃功之心。安知不若是也。善乎程頤之言也。人臣之道。由其位而能爲者。皆所當爲也。豈得挾此驕主。謂相位爲己物乎。況己未之事。人皆謂蜀將王堅之功。彼方竄伏草間。率兵自退。適會其成功焉爾。或曰。似道雖姦凶。然粗習疆事。且能力制人主之欲。不可無也。斯得以爲不然。似道之進。雖以邊爲援。然實無所能。日者敵犯東淮。大掠而去。能發一矢。以卻其師乎。方城漢水。斷我荊襄。能出一兵。以隳其城乎。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格非之事。非大人不能。仲山甫能自舉其德。故可以補人君之闕。豈有一饕餮淫穢之夫。而能以道制人主之欲乎。嗚呼。京之姦。陳瓘抎之。檜之凶。胡銓折之。彌遠之專。眞德秀、魏了翁排之。堂堂天朝。無一人發似道之姦詐。方且相與仇仇執之。使遂其所大欲而後已。志士仁人。雖有繞朝之策。亦安所施。悲夫。

賈似道大逆不道留夢炎擬旨取問事

賈似道既竄嶺表。有司簿錄其家。紹興守臣。索得四時御衣玉鞾玉帶。及與叛臣陳奕、呂文煥、劉整、交通蠟書。凡百餘項。具以聞。給事中黃鏞等奏似道大逆不道。乞命有司卽訊明正典刑。三子三孫依律定罪。詔將作監簿周梆取問具奏。孤臣高斯得聞之。仰天慟哭而言曰。嗚呼痛哉。此何等罪名。不窮治而但取問也。太皇太后處于深宮之中。不肯與羣臣相接。故中外之情不通。而留夢炎得懣謝堂爲姦。擬旨取問。

而致此大誤也。春秋之義。人臣無將。將而誅之。將者、有邪謀而未發之謂。漢書黥布謀反有端。發兵加誅。端者、有端倪而未嘗之謂。今反具彰彰如此。豈但將與有端而已哉。乃不行給舍即訊明正典刑之請。問之夢炎。敢于不恤物議。不顧國法如此。春秋見賊不討。是謂賊黨。義戈所指。夢炎無辭于誅矣。似道柄國十五年。濁亂天下。兆釁起禍。當斥而不斥。總戎遇敵。不戰潰師。欲以傾覆宗社。當誅而不誅。今復大逆不道。欲覆趙氏之宗。絕趙氏之祀。當族而不族。自非母后幼主之世。姦人當國。何失刑至是。嗚呼痛哉。嗚呼痛哉。

書留夢炎見逐本末

先是五月二十八日。命將出師而無督將。予以問陳王二相。陳揆云。連日正與左相議此事。今恥堂得我心之同然。深用敬服。恐無出留中齋。下此則難其人。及夢炎自長沙至。予以聞于二相者問夢炎。二相嘗及此乎。夢炎曰屢及之。豈惟二相。太皇太后因賜詔亦屢及之。已而久不出命。夢炎尋爲右相。予上疏引紹興故事。乞催右相出視師。不報。越三日。再上疏趣之。夢炎大恨。有見逐意。然未有以發也。會新豕紹興俞昕上疏。勍謝堂等九人。論十五事。頗侵陳相。而京學生劉九皐等上書。攻陳相事辭多與昕合。陳相上疏自辨而去。夢炎遂駁新豕之疏。所論皆不行。薄暮、內批、王爚罷平章軍國重事。高斯得依舊職、予祠。俞昕大理少卿。昕搖陳相。而予兩疏留之。事正相反。夢炎乘間以予雜會稽黨中。爲若以黨王爚得罪。欲以欺不知者。其姦險如此。故具識之。

伊周論（原註：爲賈似道作。）

或有問伊尹周公之事君。有以異乎。曰。伊尹周公。皆聖人也。奚其異。曰。伊尹復政厥辟之後。幡然告歸。不可復留。周公既宅。非不欲去。卒爲成王所留而止。非異乎。夫聖人之制行。不必盡同。至于出處大節。不可以不同也。今若是後世奚所折中哉。曰。二聖人心同而迹異。然人臣之義。當以伊尹爲正也。伊尹受湯之託。以相太甲。太甲克終厥德。伊尹之責塞矣。不歸奚爲。使伊尹而不歸。是以寵利居成功。與世之患失者無異。何以爲伊尹。曰。如子之言。周公非歟。曰。惡、是何言也。周公、大聖人也。而我非之。是病狂喪心也。曰。二聖人出處較然不同。子是伊尹。又是周公。亦有說乎。曰。有。孟子曰。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使伊尹而居周公之地。安得而不留。使周公而居伊尹之地。安得而不去。無他也。伊尹異姓卿。而周公同姓之卿故也。伊尹佐湯以有天下。又佐嗣王。俾克有終。其功大矣。然進退去就。人臣之大節也。功成不去。必蹈亢龍之悔。范蠡所不爲也。而謂伊尹爲之乎。周公則不然。明農之請。亦伊尹之志也。然以叔父之親。受文武之託。爲嗣王所留。慥然去之。屈原所不忍也。而謂周公忍之乎。故人臣之道二。功成之後。同姓則當留以藩王室。異姓則當去以遠嫌疑。不明此義。而去留胥失其當。皆伊尹周公之罪人也。予患世之多以周公藉口也。于是乎書。

復讎論

客問于高子曰。讎可復乎。高子莞爾笑曰。陋乎子之問。復讎。天地之大義也。而又何疑焉。傳曰。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而鬬。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周平王不能討申侯之罪。傳詩之君子誅焉。夫民生于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古之道也。君之讎不復。不可以爲臣。父之讎不復。不可以爲子。兄之讎不復。不可以爲弟。前志所以貴豫讓而尊子胥。哀王褒而薄嵇紹。爲是也。夫事有疑則問之。不必置疑而問。君子謂之不善問。客曰。今有人焉。有父之讎。二十有八載。而不能復。有兄之讎。二十有六載。而不能復。非惟不能復也。又與仇人同國而居焉。是待其父兄。曾交游之不若也。問之。則曰。吾非終不復也。將有待焉爾。一旦爲御史之官。乃得反之。如是者。則可乎。高子曰。是禽獸也。惡乎可。夫天子之置御史也。使之黜不端。治有罪。明目張膽。斥然正以呼之也。若盜天子之權。以報家怨。借無辜之人。以寓姦心。枉矢蛇行。爲鬼爲蜮。不思置是官也。固使彼若是乎。彼以誅心之法。是爲無君。非禽獸而何。彼掩耳盜鐘。謂人莫己覺也。不知君相非之。近臣議之。同列恥之。在廷百執事。口不敢言。而心鄙之。輿臺皂隸小夫賤人。羣嘲之詩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陳佗稔矣。豈待遠惡而後棄乎。公羊子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夫爲天子師儒之官。辱士以快私仇者。廷紳言天下事于天子之前。以大義斥之。爲天子近民之官。貪刻以病民者。刺史棓擊大姦。併狐狸而去之。是皆受誅之類也。而可報乎。管夷吾。不復讎。夫子以爲是。王珪、魏徵、不復讎。程子以爲非。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朱子以爲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夫復讎。義也。而有權焉。彼淺丈夫不學無術。知推刃而已。安足以及

此郭解原涉以俠濟民作威作惠王法之所誅也然君子猶曰復讎報直不失仁義今也盜天子之大權以作姦威以害善良是賊仁義者也其罪浮于解涉矣故吾謂舉天下之人無不可復讎惟天子之御史則不可昔者孝宗皇帝綜核名實以公滅私御史之挾私盜權以誣人者必痛繩以罪林安宅之于葉顒姚憲之于曾懷蕭燧之于李景亨大者竄逐其次削秩罷官輕猶徙他官未有但已者也今天子雖聖明而言事官猶觀望當國者之意以爲向背望其行林姚之罰難矣客曰子之論則正矣氣則昌矣然人毀君君亦毀之得無取賈豎女子相爭之誚乎高子曰春秋之義亂臣賊子人皆得而誅之吾欲誅無君之人以扶世教正人心而何嫌之避

序

滄州先生奏議序

人臣之告君辭直而氣和則上之聽之也易非曰俯就量人論議之體當如是也孔子曰君子義以爲質孫以出之又曰惡訐以爲直者秦陵親政范太史蘇文忠相約上疏已而蘇公見范公之章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軾于朝廷文字失于過當不若公言之皆可行也遂附名同奏蘇公平生忠義慷慨如秋霜烈日之嚴今其言如此豈非人臣告君之大法哉故刑部尚書眉山程公端平淳祐之間論諫數十自下劘上莫不剴切言人所難然其詞反復曲折足以周盡事理其氣忠厚惻怛足以感悟上心不沽激以近名不矯亢以驚俗而其愛君憂國之心藹然自有不可及者故搢紳士大夫挹其風采欽其議論如麟鳳瑞

世莫不愛慕之嗚呼聖人所謂有德者必有言其公之謂乎公之葬也某嘗以詩相挽曰盡言田表聖和氣范淳夫其孫繩翁拜且泣曰此實錄也非公孰知吾祖父者奏議成編久矣敍于首簡其敢他屬斯得性狂且戇動與世忤視公之直而温絞而婉有愧焉而公不察其愚常以直道許之每每誦言于衆公沒之後小人無知乃或誣公與斯得異識者咸切齒之故于繩翁之請不敢固辭非惟求附不朽亦將以破小人之欺洗九原之恨焉耳公名許字季與四海人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滄州先生云

葛德卿篆注兩千文序

古者造字本謂之六書成字而別之謂之六體六書不可一也一則鑿六體不可一也一則亂通乎此始可與論書矣夫篆六體之一也而六書備焉六書之鑿昉乎荆舒六體之亂則今天下之爲書者皆是也所謂六體有古有奇有篆有隸有繆有蟲今之爲書者則一之予觀葛德卿篆兩千文其書學之惟精惟一者乎何以言之以其爲斯冰之忠臣故也昔予學篆于鶴山翁問以秘訣翁曰汝聞柳柳州之論文乎謹勿怪勿雜而已惟書亦然予服膺焉今羸老焚棄筆硯久矣德卿介吾友劉養源屬序其編觀其筆蹟甚法而媚故技癢書此德卿試與從事于斯者印之是乎否乎其以告乎我也

白氏長慶集序

予早歲讀白傅詩疑其得之太易若寡深沈之思者不深嗜也晚見世之爲詩者鑽礪太工雖清越可喜而沈浸醲郁之風衰矣乃復取白集日繙十數紙則見其温柔平淡沖曠坦夷凡世之肩摩轂擊而爭者

視之泊如也。然後知其見遠識微。一時之士。皆莫能及。其生平交友。如元微之、劉夢得輩。文章雖略相似。而心事則判然殊矣。公平生凡五棄官。姑蘇來歸。年方五十有八。已無復當世志。優游退避。嘯傲泉石。幾二十年。朝廷嘗強起之。尹洛師非其志也。抑觀其詩。頗悼世塗。呂梁太行之艱。觸事生感。屢致其意。豈其尚友蠭潛。而非果于忘世者歟。或又謂公晚歲嗜浮圖梁劇。而風情亦不少衰。二者相背而馳。公則一之。不知此其所以爲達也。嗚呼稀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詩凡三千餘篇。予老不能悉記。撫其尤者日諷詠之。且以授季女。凡五百九十五篇。爲十卷云。

東皐子詩序

黃巖戴復古式之。持其先人東皐子詩一編。過余而言曰。余先人平生嗜詩。沒時余幼。稿無一存。少長乃得一首一聯于竹所先生徐淵子。其後盡力得九篇。餘皆散佚。無可復訪。夫逸者固已無可奈何。其僅存者非有所託。是又將逸矣。盍置一談于篇端。與吾先人以不朽乎。余謝不敢當。請益力。受而讀之。見其詩風度雅遠。旨趣和平。發言成章。不假彫琢。蓋庶幾乎所謂落落穆穆然者。玩繹移晷。不能去手。又以知文于天地間。未有無其緒而傳者。式之之昌其詩。殆出于此乎。雖然。式之之顯其親。是也。不託于其可託。非也。昔吳式陵奉其先人文集。屬序于柳柳州。既亟稱之。且謂古之太史。必求民風。陳詩以獻于法宮。近世未能盡用古道。故吳君之行不昭。而其辭不薦。余謂吳君之詩。雖不得獻于法宮。有柳州以題其首。簡其爲昭且薦也多矣。今世雖無柳州。要必有執斯文牛耳者。式之其往謁焉。余言未足託也。姑識于篇末云。

秀巖先生三禮辨後序

嘉定間季父鶴山先生銜恤里居以書帛至臨邛李先生坤臣共讀周禮予時以諸生執經坐下每見二先生以禮文殘缺漢儒穿鑿傅會爲歎鶴山因言秀巖李公著三禮辨據儀周二禮正大小戴鄭王孔賈之謬有補禮學爲多李先生深欲見之竟不可得蓋是時書成甫三年其傳未廣故爾後十年予登先生之門始得而觀之則見其于衆說紛亂之中一切徵之以經裁之以理如法家持律以斷獄訟精審愜當無一毫牽合臆決之處至于典禮之大者如郊丘明堂廟制官名刑辟征賦車服宮室之類莫不引而伸之下貫歷代以及國朝于是古今典章制度得失之故莫不粲然可見嗚呼此豈漢魏以來陋儒俗學馳騁于訓詁之末流者可得而及乎書故盛行燬于兵難學者罕見予將指湘中乃因暇日手自讎校以刻諸梓庶幾禮樂衰微之後讀是書者可得其門而入尙庶幾先生立言垂世之志云

題跋

跋馮侍中拯所得眞宗皇帝御製

國家當祥符開禧間方隅晏清海內殷富宜有遊豫之事然眞廟元夕御製所歌詠者民熙時泰率土多歡藹然樂以天下之意與豐亨豫大者異矣嗚呼此季世也緬想祖宗盛際如四時之春其猶可得見乎

跋趙遹所受徽宗皇帝御筆

延康殿學士趙遹行事班班載于國史遹嘗兩帥眞定其始帥也奏不可輕信童貫規取全燕以開邊隙

其再帥也。奏不可謂敵人不知存亡。遽增邊戍。以兆釁端。二奏皆懇切。有忠君憂國之誠。獨所謂諫伐邊之疏。載于北盟編者則未見。豈太史氏網羅放失。有未至乎。政和間。童貫謀北伐。諸路已調兵矣。會陶悅使敵還。言敵未有釁。徽廟乃詔沿邊儻那軍兵上邊防拓指揮。更不施行。今閱通所受御筆。即此時所降也。通在眞定時。北事有萌而未盛。通去事始大譏。嗚呼。使當時受任之臣。皆如通之老成持重。不徇姦臣。中天之禍。豈至此哉。景定四年秋九月。前史官臣高斯得拜手謹書。

跋黃給事鈞所藏孝宗皇帝御製

臣嘗伏讀國史。乾道四年二月庚子。孝宗皇帝出御製春賦。以示大臣。言農事方興。要使無失其時。蓋與七月之詩。相爲表裏。今觀賜臣鈞等苑中即事詩。感念春和。有與民同樂之句。其月庚戌也。上距春風之出。十日而近。是時講解初定。域中晏然。時和歲豐。百姓安樂。而孝皇留意民事如此。其後乾淳二十年間。阜康之美。比迹成康。猗歟盛哉。後七十有九年。歲在壬子十有二月。前史官臣高斯得拜手謹書。

跋范文正公帖

近世士大夫以覓舉爲常。同氣之間。有一顯者。則爲其弟兄請寄營晝。不得不止。文正范公。遺其兄書。既以舉主爲問矣。乃以防微謹末。不必豫圖勉之。文正之愛其兄。亦異乎世俗之愛其兄矣。嗚呼。是不足以觀世道乎。

跋朱文公與劉靜春帖 原註。專言戊申去國之事。

嗚呼。先生古之太人也。而林栗、詆其傲慢。沈繼祖、斥其不孝。千載之下。將惟先生之信。抑二僉人之信乎。斯得之愚。于先生相萬也。戊申按吏浙東。或者謬稱其似。乃今蕭泰來以倨傲不孝見劾。復與先生同甯得不荷之以爲榮乎。三復遺帖。慨然以歎。因拜手書于其後。

跋南軒所書愉色堂

南軒先生名零陵唐氏之堂曰愉色。其孫亮徹予言發其義。予謂聖人之言事親。類徵于色。曰色難。曰下氣怡色。曰愉色婉容。夫外不足以信。內于色乎何取。譬之木焉。愛其根也。色其華也。木之根深固。其韡韡之象。發見于外者。詎可遏乎。故愛親之深者。色不期愉而自愉。否則雖勉強致飾。其誠中形外。有不得而揜焉。然則爲人子者。欲學閔曾。盍想見其形容而用力焉。

跋南軒永州諸詩

杜子美詩自二十一歲以後。韓退之二十五歲以後。歐陽永叔、蘇子瞻、二十六歲以後。皆載集中。至今讀者、誰敢以少作少之。惟劉禹錫編柳子厚詩。斷自永州以後。少作不錄一篇。故柳詩以韓、歐、蘇詩。少而加嚴。南軒先生永州所題三亭陸山諸詩。時方二十餘歲。興寄已落落穆穆如此。然求之集中。則咸無焉。豈編次者以柳集之法裁之乎。崑采夜光。要爲可寶。唐君其謹藏之。

跋趙忠簡公詩帖

中興宰相雖多。名相、忠定李公、忠肅范公、忠簡趙公、忠獻張公、四人而已。世惟見其勳德煜耀。不可企及。

而不知文章餘事亦皆絕人忠定鉅集盛行于世有不待論忠肅當靖康建炎間有詩云四海已無容足地百年空抱濟時心當時誦之忠獻清音堂詩其傳尤廣斯得曩從二公子孫獲觀手迹獨忠簡所著未之見也今乃于其曾孫仁和宰璧得五詩讀之益以慨然雖然見乎事見乎辭非有二致欲觀數公勳業誦其詩則知之矣

跋胡嚞七思詩

鶴山先生嘗言國朝名公鉅儒有不必皆自科舉而由學校進者絕鮮其敝務以科舉組綴之文糜爛士氣揣摩迎合之說極喪心術予昔著籍其間而知信然大率蔡京太學之法害之士由之而不知耳胡君去太學二十年猶不已于思懷君養之仁念羣居之樂則可矣若曰成才乎是而不忘其本則吾不知也觀者毋以反騂誚之

跋鶴山送魏顯道西歸詩

表兄魏顯道寶慶間省鶴山于靖州其歸也鶴山賦詩六章送之大率勉以問學紹定間斯得亦往省臨去贈言有無限工夫歸語爾之句與誨顯道蓋一意也蘇文忠在黃岡兄子安節省之其歸也送以十四詩不過勞其遠來屬之家事而已鶴山獨勉勵後進如此循誘之心今猶可識也撫卷爲之三歎

跋郭鎰所藏二父帖

先生與沈黎叔父後先入四川制幕與章贛郭君鎰爲僚今五十年矣而書尺宛然予時爲益昌掾吏楮

一牘亦繫于後。嗚呼。何好事如此哉。使子弟才識下。則覆醬瓿久矣。郭君外孫衡山尉趙若株。不遠二千里。特以求識。讀之慨然。書其末而歸之。

題池氏所藏四君子帖（原註。朱文公。呂大愚。項平庵。袁絜齋。）

熟觀四君子之帖。其于池君聖夫切而磋之至矣。而朱文公之訓。尤凜乎其可畏焉。昔之所謂師友者、蓋如此。池君既衣德言。以就德性。復寶是帖。以紹子孫。則其篤信好學之誠。亦可尚矣。嗚呼。狹隘而不能恢廣。昏陋而無所發明。朱門高第。猶有此病。而況吾儕當今之世。猶有能訂而砭之者乎。否也。

題常氏家傳後

本朝大姦元惡。孰有出于京檜者。敏節公父子。後先排擊。不遺餘力。竟遭廢絀。流落以死。而中執法身後。子孫幾得奇禍。自當時觀之。阨窮甚矣。然一門大節。載在青史。與日月爭光。至今讀之。使人凜凜有生氣。然則小人盡力排君子。無能爲損。秖增其光耀而已。中執法之曾孫棐。撫信史誌狀諸公之文。作爲家乘。則知常氏世德。遠有源流。至敏節公父子而始大。棐屬予書其後。伏讀歎息之餘。拜手以識。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嗚呼。吾儕可不務乎。

題姚氏觀敬亭記後

古者墓藏廟祭。所以辨陰陽形氣之分。不可亂也。周官祭墓爲尸。蓋非墓祭。故余于姚氏墓亭之扁。竊有疑焉。雖然。孝子之敬其親。無死生廟墓之間也。一出言。一舉足。敬無不在。豈必祭而後可以觀之哉。名亭

之義。儻以是引而伸之。庶乎其可。

題建安李演風露吟小稿

甚矣、詩之難也。嚴而不陗。平而不俚。清而不泊。幽而不昧。乃可以言詩。今之爲之者不然。險澀以爲嚴。凡近以爲平。寒苦以爲清。黯黮以爲幽。李君之詩。庶乎無四病矣。予讀之盡編。意欣欣焉。抑尊諸錯諸。使圓美流轉如彈丸。則無以加矣。書其後而歸之。

題長興李王顯應集序

前牒所志結草亢回爲厲殺賊之事。皆酬恩報德而然。王年十七。去浙度淮。遇疾而死。乃爲明神。廟食其地。國有疆事。輒燀威靈。其跡顯著。朝廷嘉之。封以王爵。先儒所謂無所爲而爲之者。茲其是歟。予過江陰之青陽。王裔孫辰一、家焉。一方敬子。見輒衆手如額。其遺風餘烈。尙若此。辰一求識王遺事。因書其後。

題李振介軒

世之論介者。大率以爲堅彊孤陗。人所難能之行。不知義理至于確然而不可易者。卽介也。何難能之有。人爲私欲所屈。外物所移。往往失其常守。而以申徒狄屈大夫之倫爲不可幾及。亦自待之涼矣。予同年生李君振。仕閩中。遇事不可回奪。庸齋趙公以介名其軒。求予發其義。予謂之曰。子學易乎。豫、介于石。獨于六二言之。夫六二中正之爻也。然則介非堅彊孤陗。而爲義理之當然。詎不信乎。子循理而行。毋違中正。介在其中矣。李君曰。善。爲我書之。吾將從事焉。

書欽承天閑道錄後

異端之害橫流于天下總其要歸兩端而已智者惑其說愚者沐其利沐其利者其害淺惑其說者其害深沐其利者非惟不可救亦不足救也聖賢所爲被髮纓冠辟而闢之者此而已矣然苟無其本徒呶呶以譟之則反爲所賤是擅之勢而助之攻也且彼方挾近似于吾者以爲重衒吾之所不知者以爲高吾能辨其所以異者以折之勉其所如者以勝之彼猶未肯厥角稽首也而以口舌爭之則可乎嗚呼道喪有間矣其軼于他說者鮮不溺焉欽君獨能集儒先之說以閑之其志亦勤矣然吾謂當以申公告武帝者爲本而以是編羽翼之其庶幾乎

跋李秀巖先生學易編誦詩訓

秀巖先生近世大儒也世徒見其論著藏于明堂石室金匱玉版遂以良史目之不知先生中年以後窮極道奧經術之邃有非近世學士大夫所能及者又其天質彊敏絕人三禮辨二十餘萬言二百日而成學易編二百八十日而成誦詩訓亦踰年而成攷訂鄭王孔賈之謬折中張程呂朱之說精切的當有功于學者爲多斯得受業于門每念有以廣其傳者來守桐江首以詩易二書刻之與同志共其如禮學諸書文字頗多倘未以罪去當陸續以壽梓云

跋趙和仲順孫近思錄精義

聖人之道載于經者浩乎其無涯朱呂二公懼學者不得其門而入也掇周程張子之書要切者錄焉使

爲求端用力之地。故名之曰近思。讀者猶以其義奧而難知也。復撫朱子語言文字之及乎此者以發明之。然或錯以已說。或蒐輯未廣。不若趙君此編之精而備也。朱子嘗言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然則是編也。又近思錄之階梯乎。雖然。書之備固學者之幸。亦學者之甚不幸也。天下至賾之理。不待研究。開卷得之。其肯復加沈潛之功乎。程子曰。信有二。有信人者。有自信者。信人者未必眞知。自信則不可奪。嗚呼。旨哉言也。吾儕可不勉乎。故善學者、必先竭吾心思。深探力索。待其躍如。乃以先儒之言決之。庶乎其有得也。

性理蒙求跋

大學中庸語孟諸書。先儒之說甚備。朱子後出。從而折中。平實精深。毫髮無遺恨矣。獨患學者不能謹守。而務爲新巧以鑿之。黎晉甫作性理蒙求。出入朱子之書。無一字不據依。可謂篤信好學者。後生得之。習其文義。塗轍不差。由是以讀聖人之書。可無穿鑿殽雜之病矣。易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有可亨之理。教者以亨道行之。在當其可而已。予謂是書施于十五志學之時爲宜。不然。則躐等而瀆蒙矣。

跋南軒雙鳳亭記

嗚呼。先生聞道之早如此。作是記時。年甫弱冠。其論文已謂非特言語之工誦讀之博而已。其本不過于治身。其極可施用于天下。此之謂至文。雖晚年義精仁熟之言。何以過此。詩云。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其先生之謂歟。

鄧中丞家集跋

秀巖先生李公朝野雜記載嘉泰二年言者論近歲習僞之徒唱爲攻僞之說今陰陽已分眞僞已定人之趨向已正望播告中外專事忠恪奏可其年二月朔遂復趙忠定公賈政殿學士徐子宜劉德修陳君舉章茂獻薛象先葉正則曾無逸項平庵范文州黃商伯之流咸先後復官自便或典州宮觀又削薦牘中不係僞學一節俾勿復有言時朱文公沒已踰年周益公留衞公皆已秩貶還政冬十月詔文公以次對致仕閏十二月制復益公少傅衞公少保自是僞禁稍稍解矣予始讀之甚偉言者是舉以爲機括轉移之間邪說遂止善者獲伸國脈道命至于今是賴記不表出其人爲深可惜及來湘中得觀中丞鄧公家集則知此疏乃公爲察官時所奏也彭忠肅公與公往來之書稱其正論侃侃扶持善類於荆榛摧折之餘又深歎其措意悉惻委蛇曲折之爲不易惜乎公以謫死斯事世鮮知之比年甯錄登進之時秀巖與予先後去國不知後來秉筆者果能搜羅而紀載乎否也予方被命還朝會當告之秉筆者庶幾補太史氏之闕云

跋趙文定公君錫行實

元祐人雖不一槩其行事亦各不同然後世望其姓名輒如麟鳳之不可及況中司純孝之行冠冕一世當時名臣如內翰范公之倫咸所歎息稱道爲善有後天之道也僅一再傳于今爲庶且顛連困阨無以自贍嗚呼豈果蔬草木果不可望其哀且仁也耶覽其行事爲之三歎

跋朱常卿時敏奏稿

予昔從太史氏論次中興四朝事。見孝宗于羣臣論對。多見施用。不爲具文。嘗因見上舉以爲告。有曰孝宗每于臣俺既對。次日卽命大臣將止。隨事商搉而罷行之。又因以識拔人才。如王蘭、羅點、賈光祖、樓鑰之流。皆由此擢用。卒爲名臣。願陛下取法。以革近年陛對具文之弊。惜其未之行也。今觀少常朱公淳熙間奏對蜀中利害。君臣往復。如家人父子然。立以其言付二府施行。且留公立朝十年而後去。拜觀奏稿。歎感無已。嗚呼。乾淳之盛。其終弗可復見矣夫。

跋盧氏友于堂記

西銘之書。其仁人孝子之事乎。天之生、特使之一本。未有不實。本之病也。故天下罷癃殘疾。一有不遂于吾之孝。猶爲未純。況吾之眞同胞而有不愛乎。書云。惟孝友于兄弟。詩云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聖人教孝之端。大率由此。出門舉足之不謹。欲以行遠登高。未有能至者也。黃山盧君築室于墓。名曰友于。以志其先人之訓。諸賢記而歌之。備矣。復求予言。何以告之。雖然。人子之充其孝。莫先乎是而非止于是也。盧君懋哉。

跋鄒道鄉甘泉銘

此銘之作。鄒公井渫不食之時也。其曰水不可以終止。王明並受其福之謂也。孰知其卒不食以取行惻。亦可悲矣夫。雖然。是銘歲月。予竊有疑焉。案國史崇甯元年閏六月。蔡京爲公僞疏。責公衡州別駕。永州

安置。二年正月。除名勒停。昭州居住。四年九月。移漢陽軍。則四年正月。公安得在永乎。張宦公兄弟不以爲疑。而識名其末。其又何也。唐君更攷詳之。

跋林逢吉玉溪續草

劉夢得定柳州詩。斷自永州以後。惟晏元獻家本存省試詩一首。人不以爲允也。柳州之詩。孤峭嚴健。無可揀擇。其以此乎。林逢吉以詩名。一日示予續草一編曰。吾舊所爲三集。已別行。此近作也。願得一言識之。余退食閱之。名章俊語頗多。三集雖未見。必也斯爲至矣。雖然。逢吉老益喜吟。續稿之後。攷其年數。未脫稿者尚多。尤余所欲見也。而逢吉未肯輕出。何耶。然則讀永州以後之詩。請俟他日。

跋劉直孺拙逸軒記

鶴山嘗云。拙非聖賢所取。周子疾巧之害道。故爲是矯世之論耳。雖然。卽周子之義而推。亦有可言者。蓋拙有眞僞。周子所取者眞也。拙外巧中者僞也。人知巧者勞而不知以拙售巧者尤勞。何則。彼蹈其實而醜其名。覆護掩藏。惟恐其敗。故神愈敝也。吾願直孺務勘其僞而致養其眞。則得周子之意矣。

跋黎晉甫黃巖縣樓記士人送行詩

黎晉甫之宰黃巖也。以廉著稱。予時丞郡。深敬愛之。去縣久矣。御史陳垓、惡其論事。觸忤時相。託爲邑人黎靡有子遺之詩。以追誣之。余守嚴陵。律己自謂無愧。去郡久矣。御史周坦、託爲郡人十七字詩。以黷貨而追詆。二事蓋絕相似。使垓坦而端人也。則言足取信。予與晉甫將不容于天地之間矣。如其公論之所

棄也。則滓穢加之。馨香采烈。又何病焉。晉甫以清獻杜公之記戴王諸人之詩示余。求一言以刷前恥。因取余所遭者比而言之。庶發觀者之笑云。

高李蠲征錄跋

蔡京茶法。朝令夕改。毒民甚矣。然責土產于園戶。收引息于商人。始終未嘗變也。近世貪吏。乃敷引園戶。案額責償。此又京所不爲。毒民不愈甚乎。予昔爲川茶司屬白使者罷之。三湖李君澤民、監名山場。請任其事。于是前弊頓除。園民得息。後二十年。澤民輯當時所行爲一編。命曰高李蠲征錄。求予一言識其末。予謂爲政愛人。仕者之常。非有異也。然出之而無本。爲之而無其誠。未有能終始惟一者。澤民去蜀仕閩。孜孜民事。盡力爲之。海隄之役。一邑蒙利。雖以是遭讒廢絀。曾不怨悔。非所謂終始惟一者乎。予故于茶錄之末。併識其事。以勵同志。

書惠厚下艱難錄後

予觀惠君艱難錄。宣和間。守解州。金人圍之。城破。執以去。已而逃歸。朝廷以爲御營參議官。隨軍至淮陽。遇敵而潰。復率諸將詣行在所。雖其受命于危難之際。疆弱不敵。不能成功。而始終一節。自歸君父。亦可書矣。良史因事載之。典冊褒錄載此事。今後世知其有名。宜哉。載覽是編。爲之三歎。

恥堂存稿卷四

記

寶慶府濂溪書堂記

宋君仲錫、守寶慶之明年、以書來、曰郡學有濂溪先生祠、尙矣、紹定二年、教授梁君士英、始卽先生遷學舊址而改建焉、爲堂四楹、歲未久而頹圮不治、仲錫來謁、嘆曰、先生治平間遷學于是、豈苟然哉、邵水經其前、資江繞其後、左挹東山、右俯清溪、高明夷曠、一郡神秀所鍾、學旣他徙、昔人卽其地以祠先生、是矣、顧規模隘陋、不足以稱、乃徹而大之、中爲先生祠堂、祀先賢于東西序、以侑焉、其後爲講堂、直舍齋廬、門廡庖湢、皆備、經始于寶祐三年十有一月、明年某月成、維昔紹熙郡學之祠、文公朱先生記之、紹定改建之祠、公之季父鶴山先生記之、今茲之役、非公莫記成事、敢以爲請、斯得聞之蹙然曰、季父之言立于世淺聞者不足繼也、況朱子乎、且朱子之記、發揮太極圖書之妙、鶴山之記、闡明剛柔善惡陰陽動靜之理、皆已至矣盡矣、後學措辭、不其僭乎、然而侯以邵士之請來、不可無以告也、惟先生卓然特立于羣聖人絕響之後、親承洙泗道統之傳、二程先生受業者也、先儒擬以顏孟、然則舍夫子無以擬先生矣、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道流行、物得之以正性命、先覺之倡道者似之、故原道于無極二五之先、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也、觀物于庭草不除之際、夫子之四時行百物生也、玩心于聖人所樂之地、夫子之忘食忘憂、純亦

不已也。涵泳從容。深造道妙。與天同體。嗚呼。其元氣之會乎。蘇公軾非爲先生之學者也。其詩曰。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識者以爲善言德行。是豈無所見而言哉。然舍造物與孔子。無以擬諸形容矣。學者誠能想其氣象而用力焉。則識趣超詣。能見大意。雖末入先生之室。闚其藩。窺其牆。其庶幾乎。邵士親染先生遺澤者也。聞風興起。豈無其人。故誦所聞若此。期與共學焉。

梅溪先生忠文王公祠記

士之扶義俶儻。立功名于天下者。亦觀其所遇之時何如爾。其或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則發其奇負瓌蘊。崇論閎議。使功及于朝廷。澤洽乎天下。誠士之高致也。倘所遇之世。叉牙相抵而不合。雖策慮偪億。欲何爲哉。嗚呼。若梅溪先生忠文王公之遇高宗皇帝。眞所謂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者也。方是時也。大姦方踣。世道將回。高宗思總擘英雄。一解而更張之。而王公出焉。大對明册。空臆開陳。法天攬權。爲羣言首。天子當宁歎息。擢繇第九。爰冠倫魁。虎嘯而風烈。龍興而致雲。勢自然也。公由是被遇。正色立朝。其論諫大指。謂禦戎之策。莫先于用人。用人之要。莫先于人望。其專屬魏公。蓋不待隆興之初矣。又悼三衙北司。交堅黨合。不畏蹈禍。危言刺譏。卒使老將距脫。衆奄脅息。太學諸生。賦五賢之詩。歌咏其事。公爲冠首焉。雖然。皦皦易緇。硜硜難全。稽山之命。閒館之遊。公自是卷懷而去矣。阜陵卽阼。登公橫揚。赤幟復讎之義。底柱建督之謀。公于魏公未嘗識面也。徒以國事捐身徇之。嶔崎流落之死靡變。此其本心。果何爲乎。愚嘗論高宗中興策詔諸儒。得天下之士二焉。前有張。後有王。言論風指。彷彿相似。無垢出于權兒。未

枋之前。梅溪與于魁孽既殞之後。故其施設規置。略有不同。張公阨于秦相。不究其用。識者喟息。公遇兩朝諫行言聽。故高風勁節。磊落震蕩。當時之士。無與爲比。士大夫立身行道。若此可無憾矣。雖然。愚猶有遺恨焉。魏公之再相也。薦可爲執政者五人。公其一也。士方翹首冀其大用。而公難進易退。乾道以後。沈浮外服。不得久居中。以廊廟具終于端尹。乃若易名之典。世主已更而後命焉。凡此皆吾黨之士所共不滿也。雖然。自公視之。其失其得。我何加損乎。公殞僅四傳。子孫日失其序。至無聚廬託處。行者心惻。今吏部侍郎劉公黻生于公里。悼先賢之世于今爲庶。非型善之道。位諫省時。嘗以告上。建祠給田。以處業之。會多事。未及行。暨開闔四明。乃捐錢二萬緡。卽公講學之地。里名郭路。築祠堂五楹。後建講堂。步櫩門塾。廩不畢具。屬役賦丈于咸淳八年之八月。九年三月成。兩淮制閫印公應雷。七閩連帥陳公宜中。郡太守趙君崇鐵。成有助焉。劉公又念祠成而無廬。難以持久。請于上。以沒入官田五百畝有奇賜之。自是祠春秋有薦。士朝晡有饍。公之子孫不能自振者。歲有廩。劉公又謂作而不記。非古也。乃以見屬。自惟摧頹汨沒。仰公鏗鍧大節。不可企及。執筆頹泚。而劉公命以勿辭。乃不得已。撫公平生大致。刻于牲石。因以志其愧云。

公安南陽二書院記

孟子有言。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夫士生乎世。處乎其鄉。有篳門圭竇之可居。簞食瓢飲之可樂。雖無恒產。而未有所恤迫。故保其恒心也易。不幸當喪亂之際。顚連困踣。無闔廬以辟燥濕。無短褐以御

風寒。無糲粱之食以活軀命。士至于此。上之人苟無以教而養之。人不能皆淵憲也。其不失口失色、而喪其所守也者幾希。故建學屬士于離散安集之餘。非徒以養其口體而脫其死亡。亦所以養其恒心而納諸君子也。自吾有兵難。襄蜀之人十九。血于虎口。其幸而免者。率聚于荆鄂之間。四民皆窮而士爲甚。故制置使少保孟公珙肅矜之。各即其所聚而築室以教育焉。在公安者。即名曰公安書院。實維寇祠舊址。在武昌者。曰南陽書院。則取武侯躬耕之地以名。公安以館蜀產。南陽以舍襄人。既又告于聖天子。請揭之奎畫。以寵多士而許焉。公安凡六十楹。田租歲入二千石有奇。山澤間架之利。爲錢二百萬。養士百有二十人。南陽餘六十楹。田租歲入六千石有奇。山澤斂征之利。爲錢四百萬。養士百有四十人。擇文學行義之士。衆所推服者。以師表之。旬有課。季有試。暇日則教之射。士無飢渴以害其心。咸自砥礪。以成其業。居無幾何。蜀產之歸試者冠其省。襄人試于大廷。亦或以射被恩。士益用勸。嗚呼。當金革之時。談俎豆之事。俗儒往往視以爲迂。而孟公顧能行之。雖時相不學。阻格其事而持之益堅。爲之益力。蓋庶幾乎衛文公敬教勸學。知所先務者。可不謂賢乎。繼自今士之遊于斯者。亦念公之爲此。將有望于我也。切問近思。以省其身。修慝徙義。以崇其德。毋以物之賤者害其貴。毋以體之小者累乎大。必使反觀內照。常心復存。而無愧于士之名。乃爲不失建學之意。不然而曰羈旅之供。固有委積。是徒周我于其土地而已。吾知賴其養焉。以免死而已。則是凡民自爲。且學古之道而以餔啜者也。不惟有負于人。抑亦有負于己矣。豈不惜哉。書院之作。荆州別駕史君子翬實主其事。以書來曰。是室也。落成踰十年矣。無以記之。懼久而廢。子

其以爲士者告余不敏姑踊所聞如此吾黨之士其亦以爲然乎

彭澤縣狄梁公廟記

士生天地間以忠信仁義自立將以扶植天經綱紀世道其任蓋不輕而重也奈何自古以來君子每爲小人所乘正論每爲邪說所敗志士仁人覽觀前志未嘗不掩卷三嘆繼以流涕痛哭也雖然秉彝好德著在人心浮雲掩于一時日月揭乎千古則彼惡直醜正者秖足以增光益潤而已何足道哉唐武后天授間狄文惠公以地官侍郎鳳閣鸞臺平章事爲來俊臣所陷貶彭澤令邑人爲置生祠數百年不絕我朝紹興七年十有一月始名其廟曰顯正焉公在當時濡迹周庭繫心唐室決策禁中力還國嗣援引五王權興大計卒能取日虞淵迄續唐祚其何正如之方其黜居陋邦流落不耦湮鬱甚矣而邑人欽慕英風懷想遺愛社祠尸祝不懈益虔唐祀既忽聖代聿興肇錫嘉名載光秩祀宋甄留侯不得專美其何顯如之昔公巡撫江南毀淫祠千七百房止存夏禹吳泰伯季札伍員四祠今也寢廟奕奕與四祠而五嗚呼盛哉生祠廟貌頗壯縣之遷邑人以遠不得朝夕駿奔乃移諸新邑寄招提境隘陋不足以宴娛神昌元趙君卯發來宰是邑雞牛妙割之餘歷稔寢而怵焉曰精忠盛德之祀而弗稱若是吾之責也乃更卜爽塏作爲新廟翬飛跋翼邦人改觀共稱明宰爲政知所先後若此非梁公之徒疇克爾耶君又念廟與陶祠爲鄰而陶祠亦將圮焉乃爲建廊廡具庖湢築新亭于東嶺名之曰舒嘯而又葺遐觀之故亭命浮屠掌之官月廩給以書來曰吾于二公無能爲役幸其獲踵芳塵故治雙祠以慰邦人之思且以致吾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意。公爲我記之。予謂陶公拳拳晉室于義熙之末。狄公孜孜唐祚于天授之間。千載一心。若合符節。嶢榭小邦。祀二盛德。一何幸歟。然世方迂教化而輕節義。非絕識拔乎流俗。其孰能發揮之。故予于趙君之作。重有感焉。乃書之以爲記。

趙漢卿解彭澤印爲池陽郡丞。乙亥冬。疆事日急。漢卿先爲詩寄其弟。以死自誓。已而北兵奄至。不屈死之事聞。贈三官。與二子恩澤。會予以兵部尚書召見。上力陳其從容就義。非倉皇就死者比。乞依知饒州唐震恤典改命。遂贈華文閣待制。錄後改爲京澤。昔狄公令于斯。廟食二代。幾六百年。漢卿遺愛在人。其仗節死義。于狄公有光。異時少康祀夏。予欲言之朝。作廟斯邑。幾庶二忠臣後先輝映。九鼎此邦。恨老篤且入地。不能待也。因手抄狄公廟記。泫然思漢卿。遂書其後。

永州續惠倉記

平糴。善政也。而無良法。非無良法也。古無其事而難爲法也。成周盛時。計口授田。百姓給足。不幸而遭鬻阨。則有司賑之。倉人之粟入。廩人之穀用。遺人之委積。皆直以平之。秋毫無所吝。春秋戰國以後。上之人斬于惠也。于是始有貸焉。有糴焉。貸者責其償。而糴者取其直。事雖非古。以其足以紓民之急。故猶得爲善政。然糴之爲法。至難備也。至難久也。何則。不裁其直。則無益于民。裁之。則日損一日。歲亡一歲。必至于盡耗而後已。將求其勿壞也。詎可無以變而通之哉。故糴之所耗。有欲資官之錢穀而足之者。然人不能皆廉于己。皆志于民。或遇汙者。彼視府庫財如其財。肯殉肉以補之乎。必坐視其朘削而不恤矣。有委之

巨室而責其成數者。則不惟爲富者多爲仁者少。憚于損己以及人。且年饑穀貴。彼方利之。而何利于糴之乎。必多端沮撓而幸其廢矣。有市田爲莊。賴租以糴者。可無二者之患矣。然緡錢有限。歲入不微。不足于糴。非磨以歲月。不潰于成。況官市民田。爲弊至多。水旱不時。復且難保其法。亦未得爲盡善也。然則變通之道。果將安出哉。湘中粒米狼戾之區。民生其間。本易以得食。乃自近歲有司和糴之令甚嚴。舳艫相銜。竭九郡之產而北。湘人始困。永之爲州。市民爲戶。不過三千。率多貧弱。春夏之交。苦于貴糴。紹定間。郡守吳君千能。積郡計之贏。作均惠倉。自州而邑。邑而野。莫不有之。其在州者。爲米二千斛。命巨室更張糴糴之事。歲久弊生。惡其害民。不告于州。怵寓公徑以自詣。常平使者。易而田疇之。田惡入微。規約不備。一二年間。至無圭撮可糴。民甚病焉。毗陵季侯來爲守。愀然曰。是非牧養者之責乎。于是節縮浮蠹。銖積寸累。得緡錢五千。議創一倉。以救其弊。會諸郡水溢爲災。潭富人有抵罪于刑獄司者。願輸粟五萬斛。賑民自贖者。予許焉。而以平頒之諸郡。侯以書抵予曰。郡被災□。移粟以賑。甚大惠也。無厭竊有請焉。吾方建倉平糴。□郡力綿甚。聞公食飢之後。猶有餘粟。盍捐以助我乎。予慨然復發二千斛予之。未幾復以書來曰。賴公之力。倉已落成。吾將以繼均惠也。名之曰續惠。謹條其規以告。維今續惠之創。將歲歲減價以惠民。可不思所以維持于後乎。頃受公賜。市之。得錢四千三百餘緡。合吾所積爲九千三百有奇。吾將以其四千糴二千斛。餘以創抵當庫。名之曰平質。薄其息以利貧弱之民。積其贏以補糴本之耗。蓋庫之與倉。猶母之權子。不可以偏重也。吾之糴。非市于民也。郡計素匱。每當歲杪。無以支吾。例聽民賤價折納田租。

以救目前。今以續惠之緡。易郡倉之粟。彼給于用。此免于糴。庶乎兩得其利。及其糴也。計庫息之多寡。以定米價之高下。米升爲錢二十。庫息登二百緡。則升可損其一。倍焉則損其二。庫息愈豐。則糴直愈下。凡一歲之息。盡以補糴餘之闕。備後糴之用。官無所利焉。吾又鑒均惠之弊。官自司其斂散。度地于麗譙之北。左庫右倉。命郡僚二人共主之。一歲而代。自謂規置麤備。或可待久。若刑獄司、冬夏慮囚之際。因一視之。則後人愈不敢動矣。雖然。非公記之。懼終無以諗來者。況微公之惠不及此。公烏得無言乎。予謂侯之爲此。蓋懲均惠之壞于市田而更聚之也。然不諉其事于民。則巨室既無所損。而不至于沮撓。不資其助于官。則後人雖無所益。而不至于朘削。三弊盡去。三利悉興。孟子所謂仁術。侯其得之矣。糴法之善。復有過于此乎。雖然。侯之精究熟講。不使有毫髮之缺以累後人。其慮可謂遠矣。然予謂人生天地間。一氣而分。仁義之心。誰獨無之。來者而知此。其必曰前人之不以累我。非淺之待我。立法當如是也。吾不能守之。而推行之。而增益之。顧非恥歟。予將見有以侯之法、行于邑于野而流惠于無窮者。是侯與人爲善。而千里之內。皆將式穀于侯也。記曰。善述者、欲人繼其行。善歌者、欲人繼其聲。嗚呼。侯之述善矣。繼其行者。盡亦深念之哉。侯名睎顏。嘗有位于朝。其治郡也。專以詩書爲政。故其功述類多可紀云。

湘鄉縣平濟倉記

予常思州縣之間。選懦罷軟者多。強敏肅給者少。晻昧昏塞者多。疏達浚明者少。貪昏汙穢者多。廉潔清介者少。媮合容身者多。直諒不撓者少。卑下無志者多。高遠自期者少。以爲有皇上帝。豈果憎民乎哉。何

其誕降此種。布在世間。使之刃靡刻轢吾民而曾不少惜也。然則混混同流之中。得一次山。得一子畯。有志于民者。能不驚喜而歎之乎。此令狐立道屬記其所爲倉。予所爲欣然而執筆也。湘鄉爲潭劇邑。前有庸令。蕪穢不治。吏倚爲姦。賊殺不辜。不可數計。百里之人。如坐幽居。予既黜令。收吏案誅。而新令不時至。立道方遲次宜章。強之攝焉。至則修壞植偃。亡幾何皆井井就緒。以書來曰。震已攝承。且八閱月。愚無以稱使令。攷諸壁記。攝官居十七八。縣之頹廢以此。彼持苟且心。視邑如逆旅。視民如俎豆。屬厭而已。肯以同胞爲念哉。縣有平糴二倉。各爲米千石。距今未十年。羽化已三之二。思欲究極其弊而補完之。吏去其籍。新令且至。卒未可爲。乃節縮浮蠹。得錢二百三十萬。計可糴千石。別爲倉。名曰平濟。痛懲往弊。更立新規。以其錢屬之丞爲籍。擇邑之巨室二十三家。家賦十萬。俾及時以糴。儲米于其家。官不復置廒。先糴爲期。命輸米于丞之治寺。民持券至者。米出錢入。皆巨室躬任之。吏毋得預。既事復。持錢以歸。聽貿易取息。官毋問其出入。第及期責米而已。將糴。丞先以市價白縣。縣斟酌之。務在稍平于私。而無耗于本。縣總其綱。丞治其詳。民任其實。錙以粒上。不藏于官。無侵移之弊。無敷配之擾。無胥徒之費。無折閱之患。一舉而四利兼焉。掌糴者二年而代徧。則復爲丞。秩滿。縣核糴本之在民者無耗。乃白州。聽其去。上下相維。絲牽繩聯。庶乎久而勿壞。吾之爲此。非不恤後人竭府庫財而以干譽也。外是錢穀。視始至猶不啻數倍。事至不爲。吾恐既去終爲烏有。而民不蒙其利。雖然。亦安保其往也。公盍爲我記之。鼎銘昭揭。魑魅莫近。或可惠此土于無窮乎。予知立道固久聞其是舉。益以歎息。今之長民者。渴日以白肥。往往終其去。無一善可

錄。立道攝邑甫數月，在他人數十年不能爲之事。已談笑而爲之。且其規置縝密詳善。可以爲法。西南之士。固多廉直才者。立道抑其尤歟。來者誠能守而勿失。復取昔之羽化而僅存者。斲弊剔蠹。放其規橅而改作焉。推廣增益。三倉鼎峙以儲。立道不及爲之志。吾見此邑之人。不知有飢歲矣。正月之詩曰。念我獨兮。憂心慇慇。其亂曰。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椓。君子孤特。而無同志以助爲善。小人貪利。而爲天孽。以椓害民。此詩人之所歎嗚呼。來者其亦念之哉。

淳安縣修獄記

古者于獄。秋氣肅殺。則善治之。冬氣閉藏。復增築焉。所以上順天時。而下全民命也。凡民得罪而麗于獄。皆其自取。聖人哀矜惻怛之意。豈有已哉。聽以五聲。訊以三刺。蔽以兩辟。附以八辟。亦既謹且重矣。至于居囚之地。復設官以司之。因時以葺之。使負罪而至者。有以庇身。不斃于痍。不湛于幽。以待論決。嗚呼。何其仁也。淳安縣治。自方寇平更創。距今百三十年。他宇時繕。猶足枝梧。獨獄戶頹甚。縣尹虞君始至。承前人廢弛之餘。死罪充斥。株送以百數。梁腐榱傾。勢且壓。愀然矜之。于是窮日夜力。以成獄辭。輕者平反。重者論報。無幾何而圄空。則又色然而喜曰。修獄之機。不可失也。亟請于郡。求捐金穀給費。且節縮浮費。以縣餘財佐之。悉徹舊屋。改造十五楹。中闢之所。扁以澤物。囚舍疏豁。無湫底之患。圜牆堅密。無越逸之虞。規模眎舊加壯。鳩工于淳祐六年七月。斷手于明年九月。以書來曰。章侯紿費。既成其始矣。公爲記之。是成其終也。予謂古人繕獄之義。虞君既深得之。何待予言。雖然。願有復焉。獄之爲文。夾以兩犬而迫之使

言是小人痍罪者之所宜居非善人君子之所當至也然世壞刑濫善人有時而不免焉故西伯拘于羑里絳侯囚于請室魏其衣赭關三木灌夫受辱居室太史公言之絕痛治獄而至于此則庶戮不辜玉石俱焚善人將無所恃矣繼自今來者其能于讞議之間致其忠愛悉其聰明使囂累服刑善良無枉是爲賢尹繕獄以待有罪之意不然報虐以威無世在下天道神明至難欺也可不甚懼矣乎虞君名鐃乾道宰相忠肅雍公之曾孫予季父鶴山先生之壻鶴山謫渠陽時從遊最久學有師承故其爲政知所先後云

江東提刑司新創藥局義阡記

予嘗病近世士大夫不知職分爲連帥者曰繕甲治兵式遏寇虐吾之職也惠養非吾事也主轉漕者曰總攬利權毋乏供饋吾之職也惠養非吾事也治刑獄者曰讞平岸獄使民不冤吾之職也惠養非吾事也任常平者曰摘山煑海以佐國用吾之職也惠養非吾事也嗚呼是得爲知其職分矣乎夫設官分職各司其事人之職分而非天之職分也何謂天之職分仁是也惟人之生一氣之分煢獨困窮舉吾兄弟哀矜而振德之雖窮爲士且曰吾職況有位乎居其位而交委其責然則蚩蚩者將聽其自生自死而已乎吾友王元敬按刑江東實政悉舉水毀之餘閭里大疫病無藥以療死無地以葬元敬蹙然曰是非吾職乎三代之民疾病相扶持死喪相葬埋力足相及者有常產也今吾民貧到骨病則斂手待亡死則蓬顆無託吾不受以爲責不負天乎不負君乎乃捐司存羨錢百萬創業藥局製急于民用者凡五十品民

有疾。咸得赴局就醫。切脈給藥以歸。復益以沒官田。歲收其入。增市藥物。定其規約。令幕友三人更主之。既又以官田易浮圖山地三百餘畝。爲之塋域。畫成井界。葬者人授一丈。次第而給。植之松柏。以滋蔭樾。繚之牆垣。以杜樵採。于是病者得不死。死者得所歸。既成。書來屬予記之。予謂元敬以刑獄使者爲是。可謂眞知職分者。由其從事朱子之學。而知用力于仁。故能若是。聖賢雖不輕以仁許人。然曰近仁。曰仁之方。曰仁之端。則是固可得而勉。元敬所行。非其近與其方與其端歟。元敬哀鰥折獄。仁聞甚著。今又疚心民瘼。篤近舉遠。可謂善推其所爲矣。俛焉孳孳。力行無倦。吾見實惠孚于所部。而列郡仰以爲師。流風達于四境。而他路取以爲法。夫如是。則放諸東西南北。孰非吾仁。而先儒所謂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亦不外是矣。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壅。又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元敬其懋勉之哉。元敬名侔。淳熙宰相文定公之孫。嘗爲宰掾。侃侃有守。搢紳稱之。歷官可紀。蓋得之家法云。

躍龍橋記

古者春夏水盈。則以舟涉。秋冬水涸。則以梁濟。無一定之梁也。孟子曰。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周語曰。天根見而水涸。水涸而成梁。月令及王居明堂禮所記。大率皆然。且比舟爲之。役易費輕。無廢壞之病。後世則不然。伐石爲杠。以與水鬬。幸而無敗。猶數十年乃成。甚者從而屋之。役勞費夥。徒詫美觀。一遇水溢。前功俱廢。政宣間。以河橋一年一繫爲病。始造木橋。不數年而壞。不知古者之梁。不如是也。邵故有躍龍橋。紹定間。鶴山魏公爲之記。言其疊石爲七頓。歷五郡守十年乃成。其勞甚矣。未五六年而毀。胡侯

艱修之。十餘年又毀。于是宋侯仲錫寔來。慨民病涉。銳意成之。橋舊橫亘三十丈。水敗之餘。視舊加長。命工伐石增甃。駕梁其上。爲屋凡三十楹。規置雄麗。氣象顯設。木市于諸鄉。工傭于他郡。夫取于佃官田之丁。役成而民不知。錢以緡計二千五百有奇。米以斛計千二百有奇。皆撙節少府用度而爲之。前是更數守歷十餘歲乃成者。侯成于朞月之間。邦人咨嗟言昔未見。乃來求記于予。予謂侯于是役。其功偉矣。夫囿于天地之間。凡有形者。未有久而不壞。況其易壞者乎。然有道以維持之。則猶或可久。聖人于九功之成。戒之董之勸之俾之勿壞。其無窮之心可見矣。繼自今來者。能申嚴厲禁。以防圮毀。儲峙材用。以待繕修。孜孜戒備。毋或怠廢。而又反求其本。平吾政刑。和吾教令。以弭在天旱乾水溢之害。橋其有不固乎。是役也。錄事參軍周君應星實董其事。橋成而宋侯去。告于今之州長。而相與共勉。實有望于周君云。

順庵記

淳祐七年春。余來守嚴。嘉禾張君澄爲郡別駕。望之氣和而色平。卽之坦如。知其有養君子也。間謂余曰。吾卽先人之廬。除一室焉。布席藏書。名以順庵。子爲我記之。予曰。何哉。子所謂順者。曰。吾涉世人夷險之途。通塞之節。憾忻之情。淹速之度。嘗之備矣。吾皆順之。不敢二其心。自謂頗有得于是。然能勉而未能安。微子警之。懼吾守之不固也。予曰。懿哉。名乎。斯中庸素位之說。西銘存事之義。閎遠微妙。非予所及也。盍求諸有道之士乎。張君請弗置。既歸踰年。復移文以徵。其勤至如是。曷敢以淺薄辭。聞之師曰。天地之間。紛輪膠轕。升降無窮者。謂之游氣。是氣也。播于陰陽。轉于五行。錯雜不齊。故其賦予于人。有渥泊貞脆。修

短清濁之異。然而莫非命也。聖人與天爲一。隨遇而安。其達也、有天下而不與。其窮也、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順命不足以言之也。君子則畏天命。修身以俟死。得位與時。曰、天將以任我也。兢業處之而不敢廉。貧賤患難。曰、天將以成我也。敬恭受之。而弗敢慍。所遇雖殊。君子蓋無入而不自得焉。自性命之學不明。世之昧者。始介夫詘信之感。以失其憂樂之正。知欲之根于性。而不知性之由于命。事苟適願。懽欣踴躍。幾無所容。所靳一乖。顛頓怵迫。且至祈死焉。嗚呼。此非仲尼所謂不受命者乎。夫人之行世。遭有逆順。理也。然自有道者觀之。則惟見其順而不見其逆。何則。以其能一之也。故亦烏几几。周公不以四國流言易其常。講誦弦歌。仲尼不以菜色陳蔡愆其素。事之觸吾前者。掫撼挫搤。至無已也。而吾一切以順待之。循分樂天。無秋毫不自慊之意。設之心和而平。措諸體安而舒。綽綽然休休然。有天地變化草木蕃之氣象。非明乎體信達順之道者。其孰能知之。予也昔嘗有志于是。顧憂患怵之。欲勉焉。未能也。因張君之屬。姑誦所聞。以相反復。亦將以自勵云爾。

温樂堂記

景定三年冬。予得西隣廢屋十餘楹。徹之以益故園。命之曰老圃。留其中一堂。因而葺之。慕司馬公名園之義。扁之曰温樂。藝花種竹。疏沼架亭。若將終身焉。客有過予曰。子之名堂則善矣。吾有三疑焉。司馬公龍臥洛波。蓋當熙豐大往小來之時也。今子當眼丁拔去。勳臣顓國之時。曷爲不見而隱乎。公之去也。天下名士大夫。咸在澗阿。故其退爲合于義。今世之號爲善類者。皆在轂中矣。吾子偃偃踽踽之外。豈復有

窮居之樂乎。公以爭新法、力辭副樞。不拜而去。天下高之。今子自觸臯辜。錮于聖世。視公不大有逕庭乎。夫公、天下大老。百世之師也。子樂其樂。殆幾于僭矣。予應之曰。子之疑是也。予獨無說乎。今化惡更張。賢能畢用。與熙豐似有間矣。然人之退處。亦各有志。程子曰。士之高尚。非一道也。有懷抱道德。不偶于時。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于不求者。然則豈必皆天地閉而後隱哉。今弓旌四出。衆正畢登。子所謂號爲善類者。莫不願立于朝矣。然堯舜在上。下有巢由。周室方興。夷齊餓死。子謂今日、朝多君子。山澤之間。遂無肥遯之士乎。且予當寶祐間。辭大農者八。辭大蓬者三。羣小惡其嫺強。誣而陷之。子謂出于朱熠、沈炎、何夢然之口者。果爲公論乎。然則子之所疑者。皆不足疑也。況法舜則爲舜。希顏則爲顏。見賢思齊。尚友論世。聖賢之所許也。其何僭之有。雖然。子亦嘗聞獨之義乎。夫君子而處于獨。世道之不幸也。易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詩曰。念我獨兮。憂心慇慇。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夫易之君子。窮居在下而莫之與。故獨行其願。詩之君子。時人洽比而莫之親。故獨致其憂。孟軻獨善戰國之世也。屈子獨清。懷王之時也。温公獨樂。王呂用事之際也。使易之君子。上有大臣之應。詩之君子。生當西周之時。孟子說合于齊梁。屈子身遇乎莊昭。温公道行于元祐。而猶以獨爲高焉。則謬矣。然而我則異于是。蓋數君子之獨也。獨于所當獨之時。而我之獨也。獨于羣賢人彀非所當獨之時也。如衆星麗天。而熠燿宵行。如四靈畢至。而一狗喪家。如萬木向榮。而枯楊偃地。非前五者之比。然初無害于吾之樂。春秋之義。不嫌同辭。然則非温公之時。而樂温公之樂。何不可哉。太史公曰。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名堂之義。如此而已。子毋多事。既告或人。遂書以爲記。四年正月壬辰記。

所齋記

予弟不器甫、以所名齋。書來言曰。昔者鶴山季父爲我名而書之。蜀有兵難。扁燬于火。鶴山薨謝。記亦無所屬。再題而闡其義。舍兄其誰。予老矣。書學久廢。經義復蕪。其何以復之。雖然。昔者蓋嘗講于此矣。試相與訂焉。夫所者果何謂耶。亦觀諸易與大學。則思過半矣。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蓋艮者、不動之義。背者、不動之物。艮于背者、止于當止之地也。止于當止之地。則是義理至當。不可移易。內不見我。外不見人。惟見義理。而夫子釋之曰、艮其止。止其所也。夫不言其背而言艮其止者。止卽背。見止其所者。以止釋艮。以所釋背也。然則艮也、背也、止也、所也。四者一而已矣。皆義理至當之地也。若夫大學知止之義。則又與物相爲表裏者。而曰在止于至善。則當止之所。舍至善、又何之乎。故曰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爲人子止于孝。爲人父止于慈。然則仁者、君之所也。敬者、臣之所也。孝者、子之所也。慈者、父之所也。一去于是。則爲失其居矣。然而大學特舉其大者焉爾。引而伸之。天下何一物而無當止之所乎。故有孚威如。治家之所也。清心寡欲。養生之所也。廉平不苛。莅官之所也。樂道無求。守身之所也。教以義方。愛子之所也。量入爲出。用財之所也。以是觀之。所之爲義。不亦大且博乎。書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極者、義理至極之地。則者、天彝自然之法。此二者、與所同實而異名。蓋此道者、非

聖賢不能。吾儕苟未至于自暴自棄。則俛焉孳孳。求造其所。可不務乎。不器甫公侯之世也。流落不偶。室如懸罄。而曾無幾微見于顏面。可謂知所止矣。擴而充之。日用常行之間。非其所不居。非其止不止。以盡乎易大學書詩之義。則居是齋。睹是扁。庶幾無愧。而鶴山之所以望我者可無負矣。嗚呼。其亦懋敬之哉。